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南通志卷七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施華

河南通志卷七十八

藝文七

考

宋朱熹韓文公行略考今以李翺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

資治通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歴官記方崧卿増攷年譜考其同異詳畧附於本傳之下以

見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

新史本傳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李白作文公

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嘗自稱昌黎李翺

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誌不言鄉

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修武即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荊州之南陽郡字與赭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其一漢弓高侯穨當元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堵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潛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為元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將潁潁生播徙昌黎棘城其一則穨當裔孫尋為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稜稜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茂茂生均均生晙晙生仁泰仁泰生叡素叡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間嘗徙陳留以此而推則公固潁川之族稜之後而不得承騫之系

矣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寯之後世嘗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說獨以堵陽為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考二書而見公世系之實則遂諱匿不敢復著仲卿會愈之名而直以為不可考今固不得而據也惟方崧卿增考引董逌說以為寯乃韓瑗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稜與二書合其論南陽則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為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挐之銘亦曰歸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公為河內之南陽其說獨為得之公詩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瀍穀則必以地近而後嘗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韓異派而每以自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稱之亦

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耶然設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堵陽已歷數世其後又屢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指鄧州為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銍以為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鄉則其說為已詳葢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為河内修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誤斷可識矣新史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李漢序云先生生於大歷三年戊申三歲而孤見祭嫂文及乳母誌會事見盧東美誌洪譜云盧志所謂宗兄乃大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為從父兄誤矣舊史大歷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柳宗元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既卒公擕家北歸塟會河陽建中貞元間復避地於江南韓氏有别業在宣城因就食焉見歐陽詹哀詞復志賦祭嫂及

老成文示爽詩新史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行狀云讀書能記它生之所習墓誌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今按復志賦云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専専於講習兮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為學正在就食江南時也新史擢進士第貞元二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歐陽袞詞答崔立之書五年已巳有上賈滑州書六年庚午有河中府連理木頌七年辛未有送齊皡序八年壬申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見上邢君牙書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公名在榜中見與陸員外書舊史云大歷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奥愈從其徒游鋭意鑽仰而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為名譽由是知名是年有諍臣論九年癸酉博學宏詞試太清宫觀紫極舞

賦顏子不貳過論見上考功崔虞部書及與韋舍人書十年甲戌有省試學生代齋郎議方考此議當繫十一年試宏詞下未詳是否洪譜又云是年嘗歸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三上宰相書皆不報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横文今按八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為此年六月誤矣新史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狀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秘書省校書即為觀察推官墓誌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仕神道碑云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舊史

作迎官洪譜云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與史合而志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耶亦不應如是之緩也今考蜀本與本無三十一而仕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年逆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為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下也計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志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緩為疑也今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志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為失但云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及二狀二史通鑑為正持正狂躁其致之或有本當不足據也舊史之作迎官則程記已辨其非矣洪譜又云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俱

文珍序亦在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水門記揚燕奇碑十五年己卯董晉行狀云三月三日丞相薨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歷官記云汴州亂愈家在圍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喪至洛還孟津渡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建封奏為節度推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於京師見歐[illegible][illegible]詞是年有此日足可惜汴泗交流詩答李翱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後又有諫擊毬書賀白兔狀徐泗豪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崔翰墓誌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歸彭城詩夏去徐西居於洛陽與孟東野書及題下邳李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秋詳去而題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則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舊史亦云公發言直率無所畏避豈宜以此不合雖建封之知已亦不能容耶公既去徐而建封卒

翌日徐軍亂見白樂天哀三良文在洛有與衛中行書冬公如京師新史調四門博士洪譜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月東還見與盧汝州薦侯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序蜀客詩是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李楚金墓誌公自去年冬參調竟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為博士日嘗謁告歸洛因遊華山即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絶陘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絶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為書與家人别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顔作聱書以為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録也是年有送陸歙州序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序與崔羣書施士丐墓誌馬彙行狀新史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宫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洪譜云十九年癸未公年三十六自博士拜監察御

史時有函落吳楊兵曹陸歙州修詩及與陳京給事書祢祫議論權傳選舉狀苗氏墓誌又上李實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蓋公自貞元五年從鄭滑間復來京師至此十五年矣實錄於實誅之不餘力而此書乃盛稱其所長此又不可曉也方孜唐制凡居官以四考為滿公在官踰年耳不知何故而罷罷而復遷行狀墓碑皆只言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而此書稱前官又以文投贄於李實似若不得已者是固嘗罷博士而别遷也是歲七月公猶任博士乞免停選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可詳究終恐不至於媚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實韋執誼輩耳公蓋未免於屈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旱人饑狀專指李實而言其修實錄又於實一辭不恕獨於此書牴捂如此又公年十

九始來京師在貞元二年也在貞元十九年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洪雖以再至言之其實牽合也併志所疑以俟知者洪譜又云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見進學解及祭張署文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黜坐論此兩事也今攷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序述甚詳而行狀但云為幸臣所惡出宰陽山神道碑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論宮市明矣今公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饑狀與詩正合況翱湜皆從公遊者不應公嘗論宮市數千言而狀及碑志畧不一言及也然行狀且謂為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

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寃讐
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
彈射斥逐恣欺誑是蓋為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
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成是年補闕張正買疏
諫它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讉斥意公之
出有類此也憶昨行云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
宥常愁猜是其為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無所
歸咎篤其罪於上疏耳洪兼宫市旱饑兩事言之
而又不考韋王始末故為申及之洪譜又云以公
詩攷之蓋以十九年冬末貶官二十年甲申春始
到陽山時有同冠峽貞女峽和張十一功曹送劉
生謝李員外諸詩及别知賦送楊八弟歸湖南序
區册序答竇存亮書王弘中燕喜亭記新史改江
陵法曹參軍洪譜及歷官記云二十一年乙酉正
月丙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
永貞遷者盡追回愈為觀察使所抑財從江陵府

法曹參軍見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及張蜀墓誌河南同官記洪又云公以今年春遇赦夏秋離陽山竢命於郴州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見祭李郴州文時有郴州祈雨及郴州諸詩自郴至衡有合江亭及郴州文謁衡岳廟詩自衡至潭有陪杜侍御遊湘西寺及湘中諸詩自此貶洞庭有阻風贈張十一詩至岳州有別竇司直詩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學士詩又有送孟琯序荆潭唱和序上李巽書鄭夫人殯表及五箴序云余生三十八年則其箴蓋是年作所謂幕中之辯蓋謂在徐州時臺中之評則謂為御史時也新史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郡三歲為真洪譜云永貞二年丙戌正月丙寅朔改元元和時憲宗即位之逾年也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寒食詩出遊夜歸贈張十一鄭羣贈簟答張徹諸詩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

游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句及祭十二兄歿文并墓誌二年丁亥春公為博士有元和聖德詩并釋言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搆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周況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愈卒開封尉愈於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飛語即釋言所解之讒而竟不能解故以兄喪為辭而求去耳時宰相鄭絪翰林舍人李吉甫裴垍也公以夏末離京赴東都有酧裴十六途中見寄詩是年有張中丞傳後序答馮宿書盧於陵墓誌三年戊子改真博士見行狀有酧崔十六少府及東都遇春詩與少室李渤書裴復墓誌新史渤傳云洛陽令韓愈遺渤書公時為博士五年方為河南令未嘗為洛陽令也新史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洪譜云四年己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神

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行狀新舊
史皆云員外郎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
誤也方玫云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辭亦作員
外郎洪譔又云神道碑云中官號功曹使司京城
觀寺尚書斂手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
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譔衆以正浮屠歷官記云分
判祠部日與官者為敵惡言罵辭狼籍公牒乃上
書留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更判不見允在東都
有送嵩洛諸題名送李翺侯參謀和盧汀錢徽與
竇韋尋劉尊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并詩鄭
涵校理序祭薛公達文并墓誌京兆韋夫人墓誌
河南府同官記五年庚寅授河南縣令神道碑云
魏鄆幽鎮各為留邸貯潛卒以槖罪士官無敢問
者先生將擿其柴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令其發
留守尹大恐懼遽相禁有使還為言憲宗悅曰韓
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謀反東都將署留守以應

汴蔡人有上留守鄭公啟時公以論事失鄭公意
狀一今河南軍人有罪公追而杖之留守不悦公以
狀辯明日力求去見集中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
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縉紳士莫敢犯禁疑鄭公卒
驗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詩燕
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寒[illegible]詩及月蝕招揚之罘河
南令舍池臺諸詩張署墓碣盧殷墓誌新史遷職
方員外郎洪譜云六年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
按是歲春公尚在河南有送窮文辛卯年雪寄盧
仝誰氏子諸詩送溫造序乳母誌至京師有酬盧
雲夫望秋作石鼓歌復讎狀盧丞房武畢坰墓誌
新史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
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
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
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
為博士洪譜云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

郎復為國子博士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澗公自去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即公赴職方時過華覩其事遂疏於朝爾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治舊又作三為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為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官下遷凡四為博士矣此先言暫為御史繼言三為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赴召至四年春尚為博士首尾已四年矣方政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釐而為二其為博士實三遷也當作三為為是今按上句言暫為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久近為言恐當作年為是然亦未敢必也洪譜又云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于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政以為此論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為得其實今年初無此議也

惟會要載元和六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況公六年二月尚在東都洪誤矣洪譜又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新史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洪譜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舊史云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儋神道碑李虚中董溪息國夫人墓誌洪譜云九年甲午十月甲子為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送張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盂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迴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

舊史云愈撰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舍按退之作史詳畧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定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是年有與柳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狀說至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藍田縣丞廳記獨孤郁衛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洪譜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丙申賜緋魚五月癸未降為太子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遽息兵其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韋貫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臺郎滿歲則遷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

墜公掌綸誥一年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惟後集有崔羣戶部侍郎制一首耳今按行狀通鑑論淮西事宜狀在去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叙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狀叙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為失之今當以通鑑為正洪譜云是年有酧盧雲夫曲江荷花行周況妻韓氏墓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軍出潼關公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弘弘說用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

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爲公恨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爲書使柏耆袖之以至鎭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丞相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碑其辭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殷侑序祭張署文幷墓誌及東征往還酧唱諸詩晩秋郾城夜會聯句爲刑部時有舉錢徵自代狀十三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爲詳定禮樂使奏韓愈李程爲副是年有李惟簡墓誌權德輿碑新史憲宗遣使者往鳳翔

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寛假以來諫諍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

得職所役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隷
洪譜云公以十四年已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
宰相疑焉宿草疏出宿為歙州刺史時宰相皇甫
鎛程异也公之被謫便即日上道便道取疾以至
海上據宜城驛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宜城據瀧吏
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
五日至潮州據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鱷魚
其自曲江至潮以十許日行三千里蓋瀧水湍急
故也方攷乃云與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今月而逐
鱷魚文正本皆但云年月日則公之到郡實不知
何月日也況自韶至廣雖為順流而自廣至惠自
惠至潮水陸相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
潮至廣來往動皆經月則公到郡決非三月而逐
鱷魚未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今按道里行程則
方說為是但與大顛第一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
則又似實以三月二十五日到郡也未詳其說與

之可也洪譜人云公自京師至潮有路旁堠至藍關示姪孫湘武關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河驛次鄧州界過南陽瀧吏題臨瀧寺至韶州寄張使君酬張使君惠書過始興江口感懷題元十八協律初[illegible]余豁元十八協[illegible]柳州食蝦蟆別趙子諸詩及宜城驛記潮州謝表祭鱷魚文請置鄉校牒賀册尊號表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己已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新史召拜國子祭酒洪譜云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穆宗即位公以今年春到袁途中有酬張韶州端公及韶州留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袁州謝上賀穆宗即位賀赦賀册皇太后賀慶雲五色表舉韓泰自代狀滕王閣記九月召拜國子祭酒而閣記乃云十月袁州刺史者蓋命下在九月受命在十月也有祭湘君夫人文祭文所謂復其章綬者公爲行軍司馬時賜金紫今爲祭酒始復其舊也自袁趨京師有次石頭

驛寄江西王中丞閣老仲舒詩至江州有寄鄂岳李大夫程及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詩因話錄云蕭頴士子存字伯誠為金部員外郎惡裴延齡之為人棄官歸廬山公少時嘗受金部賞知及經江州遊廬山訪金部故居因賦此詩留百縑以拯之行次安陸有寄隨州周員外君巢二詩至襄陽縣有題廣昌館詩至襄州有醉中留别李相公詩以冬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廟碑與孟簡書論黄家賊事宜狀及典貼良人男女狀又論夷獠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畧使撫之又有抑子厚及姪孫湘祭文墓誌洪譜又云行狀云公入遷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比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益不寂寞矣公在國子有雨中寄張籍詩舉張惟素

自代及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論新注學官牒薦張籍狀請上尊號新史轉兵部侍郎洪譜云此除在長慶元年辛丑七月時有舉韋顗自代狀李翺張徹祭文李翺鄭羣薛戎墓誌今按方氏增攷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年秋新史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為逆為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

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大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洪譜云長慶元年七月鎮州亂殺田弘正立王廷湊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以討之十月命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牛元翼為廷湊所圍二年壬寅二月赦廷湊詔愈宣撫歸而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還於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今按先太師謂故鎮帥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回紇

召先生禍福譬引虎齧臃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遠疏陳得失今按此數語不可曉它書亦皆無之未詳何謂恐有誤也洪譜又云是年有次壽陽驛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次承天營奉酬裴司空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鎮州初歸諸詩及韋侍講盛山詩序論變鹽法事宜狀二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是年有鄆州谿堂詩竇司業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陵廟碑新史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洪譜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為京

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參後不得為例十月癸巳為兵部侍郎庚子為吏部侍郎行狀云改京兆尹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因是時紳方幸旦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兩改其官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紳爭何事公因自辯數日復為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復為兵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二利取才財勢路絶今按碑失兵部一節此兵字當作吏字不鎖入吏即謂前縱吏出入事二利取才未詳其義疑銓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洪譜云公為京兆有舉馬總自代狀賀雨及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再為兵部有舉張正甫自代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送鄭權序并詩祭馬總女拏文并李于女拏墓誌

韓弘碑論孔戣致仕狀新史長慶四年辛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洪譜云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張徹墓誌八月有孔戣墓誌是年公殁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屬纊語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踈𠫊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公詩有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遊翔又曰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又曰公為遊溪詩唱咏多慷慨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别墅也池上聯句集中無之遊溪詩即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又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為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其於生死之際如此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

禮俗習荒陋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
謂吉凶一無污我某今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
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可以為後
世法而譜不載蓋不以為然也新史愈性明銳不
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
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
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孤女而䘏其家嫂鄭喪為
朞服以報行狀云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神道
碑云凡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
經引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人伏其詞墓誌云公
與朋軒闕不施戒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
為枕餐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
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
鉅人者矣碑又云內外惸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
男有家女有從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
不計死則庀其家均食剖資雖微弱待之如賢戚

人語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晝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為異事未嘗留貨餘財每曰吾前日解衣貸食今存者已多矣新史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墓誌云先生之作無圖無方至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以來一人而止矣今按知人罪非我計

此句中必有脫誤疑當云人知人罪非我所計方氏附錄程子曰韓愈亦近世之豪傑之士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已其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又曰退之晚年之文所見甚高不可易而讀也古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不學而能此必然之理也退之乃以學文之故日求其所未至故其所見及此其其於為學之序雖若有所戾者然其言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於前人之語又非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見矣若無所見則其所為以是而傳者果何事耶某今按諸賢之論惟此二條為能極其深處然復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其詩有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為予奪乃有大不同者故嘗折其

衷而論之竊謂程子之意固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為無理葢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畧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輕重之序以決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與正為事而或未免雜乎貪位慕禄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譏者矣但王氏雖能言此而其所謂道真者實乃老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為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狂妄管窺之一二私竊以為若以是而論之則於韓公之學所以為得失者庶幾其有分乎

明邵寶測影臺考

按周禮以土圭之法測日景凡立五表其中表在陽武即今登封東

南郜縣舊治是也予至其地有二臺存焉其南一臺琢大石為之上狭下濶高丈餘廣半中樹一石碑刻曰周公測景臺臺北三丈所復有一臺約高三丈餘壘磚為之其北之中為缺道深廣二尺許下列石為道直達於北約五丈許石上為二小渠渠側刻尺寸甚精密最北一石為小竅二以出水詢其土人云故老相傳為量天尺又小竅為銅壺滴漏考之縣志此名觀星臺亦周公所築然予見其刻尺寸所書特今文耳恐非出於周公況歷代律書言尺度者亦未嘗言及陽城測景臺尺蓋不可信恐惟石臺乃周公遺跡所謂觀星臺者則後人因而建耳且其地嘗置金昌府治又嘗置郜縣治建斯臺者豈其時邪又按禮疏四方之表各去中表千里予以禹跡圖考之南表當在郢之北東表當在遼之東北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華之西南終南山之東今其地不知亦有遺跡在否姑

記茲臺之制以備參考

婁樞河內星野魏分與衛分考

天文雖末之習而地理則有所據國之遷徙雖無常而星之分野則有定按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班固地理志稱魏地觜觿參之分其界自高陵以東至河東河內是以河內為觜觿參之分野矣又曰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東郡衛郡河內野王朝歌皆衛分也是又以河內為營室東壁之分野矣史記正義亦以河東河內為魏地觜觿參之分野河內之野王朝歌為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兩分之失正與漢書同朱子釋詩曰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是以衛為前所失之衛與後所都之衛交舉而互言之既以河內屬魯衛之衛矣及釋孟子則曰河內河東皆魏地是以河內為趙魏之魏則自懿公失國之後河內錫於周分於魏言

之也吾嘗詳考河内之域屬魏與屬衛之別河内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内為三國詩國風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三國之詩同風至十六世懿公為狄所滅齊桓伐狄而更封衛於楚丘是為文公子成公遷都帝丘今之濮州也樂記為桑間濮上之音是已襄王十七年以河内地與晉賞遂云晉有功賞之以地陽樊温原攢茅之田也使河内屬衛天王安能奪彼以與此則河内非衛明矣左傳謂晉始啟南陽蓋小修武之南陽非今唐鄧之南陽也魏本周同姓之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其大夫畢萬及三家分晉而河内更屬於魏魏惠王三十一年獻河西地於秦徙都大梁國仍稱魏而所都之地實非魏也且魏分晉地在删詩之後詩有魏風有唐風有衛風唐即晉

也今山西平陽府是也衛則衛之東郡浚邑澶淵之地是也魏為河内無疑矣漢賈直蔡邕魏陳卓唐李淳風僧一行星歷之説各有不同樞獨愛鄭漁仲之論曰漢魏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辰次度數其歲星遷徙亦非天文之正不可為據又況魏徙大梁則河西合於東井秦拔宜陽則上黨入於輿鬼吾故曰國之遷徙雖無常而星之分野則有定是也唐一行之言十一次也惟以雲漢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江河脉絡於兩戒識斗羅升沈於四維分野所在如指諸掌先儒亟稱之夫一行以定星野於國不如定星野於雲漢蓋以在地者有遷而在天者無遷也樞獨以為定星野於雲漢不如定星野於山嶽蓋以在天者難步而在地者易步且無遷也近見河南志以河内為衛室壁分野山東志以濮州為衛室壁分野且河内南接河南不百里即為柳張之分野北接河

東不百里即爲觜觿之分野而東去濮博殆千里室壁分此又分彼是何其狹而長乎晉天文志亦謂河西四郡爲室壁分野乃越岐雍遠分於六千里之外益不可曉史記天文志營室至東壁爲并州分野昔舜以冀州太廣分其西北爲并州即今大同太原是也若如諸書所討則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無地而非室壁之分野所考滋多所惑滋甚括地志以觜觿參爲益州分野星經曰益州魏地畢觜參之分河內上黨雲中是也今按禹分九州有梁漢武帝改梁州爲益州即今之四川是也與河內相去萬里諸儒於地里之易步者尚紛紛無定而謂天文難步者乎信乎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吾故曰天文雖未之易而地里則有可據者是也大抵河內之地所以分野不定者古屬山西卻在山東今屬河南卻在河北古者列國因地之俗以獻詩吾今因詩之分以言地占地以定星之分野

可乎然予曰衛闕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今衛輝曹濮陳留淺儀澶淵之俗人悍酷似之河内之地土不薄地不下人不輕浮柔懦決非衛地也地非衛地則非室壁之分野也明矣魏風諸篇葛屨汾沮洳言地狹隘民儉嗇而褊急也河内之野人似之伐檀園有桃惟有思心多憂思也河内之君子似之後雖有善詩者形容河内之風不能有加於此當作魏地無疑矣地為魏地則星為觜觿參之分野也又奚疑

周汝達所兵孜漢唐而後

宋稱無兵乃熙寧七年指揮在京西額各五百人其後在唐鄧人增置土兵勇健額各四百人唐州為右屯十一視西淮南之屯兵為詳焉明初平定天下二十年特命金吾右衛千戶程叢兼知縣事越三年置千戶所增守禦之兵隸南陽衛是時鼓革萃立軍府專制稱決不止議軍而縣之日賊粗

庸咸隸焉籍之軍與冊者操軍千二百二十人京西操備七百三十人門軍一百二十人操練官舍餘丁十四百七十人春蒐秋獮此其大槩也浸假至正德七年少耗矣流賊猖獗大河以南無堅城右所千戶魯寧與縣侯陳璜倡義守死凡攻圍二十八日賊架梯攂而上城中人鼓譟下石却之又負舟板為穴道計市民呂聰出所儲麻油數十石灌薪葦火之賊不敢近夜射帛書入城云軍中見有金甲神兵騰空而下以救唐民約城中無恐我三日必拔寨去初城中人猶以為緩兵之術不敢信至三日果退舍殘破泌陽矣是役也神功居多然神與人謀相應亦兵之力與閱今百餘年除遞隸薊榆邊軍外本所步操不過三百五十名守城不過三十名守把軍不過四十名召募義勇不過二十名承平而衆間其變也舊從縣大夫閱射教場見操矢而中儀的者常十餘人私心亦謂材官騶

發可壯在山之勢及退而詢之皆民間射鵰手偕面歛一時以為固然宋人之言曰兒曹空手不可入教場非虛語也然則何以覆之古所謂千金百金之士隨其藝而上下之有市租可犒牛酒可酺今制軍士糧若干而止民快食若干而止一毫不得擅多寡焉何以偈慓勇之技不與羸弱同轍哉說者憤衛兵不可用欲盡責之保甲夫保甲在宋時已有羈縻之苦邀求之苦鞭笞之苦決不可倚之為兵惟縣大夫練之以護閭里禁一切佐領保黨縣不與其事乃善用之耳又欲復責之民兵夫民出財以養衛兵而衛兵不得用又朋戶醵金以充民壯而民壯不得用至又身不免而兵之何忍哉則胡不引韓魏公之說民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僅不為兵以息其議也愚猶記江右王文成之平南贛命兵備官于所州縣選八九人為精兵優廩餼署將領因用以平盜崔文鋭亦

謂縣僉民壯斂古土兵宜練技勁悍登其材武者守城緝盜怯弱者仍令之力田樹桑與保伍相比錯有警團結以守若鄉嚴則縣請縣嚴則府請推之天下皆然也今之于唐宜亦倣此意云

述

明太祖黃河述 吳元年丁未十一月遣大將徵兵馬步撥堅者二十有五萬渡江越淮北

入中原首服齊魯明年洪武初夏四月定河洛秋八月元君棄城遠遁沙漠又冬轉戰晉冀獲其地關右望風送款中原是平嘗云君天下者都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親至彼仰觀俯察稽地以居之遂於當年夏四月幸汴兵數萬往視之道流河上是月抵汴梁當是時積務浩繁雖有山川秀麗古今人之事跡一時不暇歌咏至九年秋八月祀社稷於奉天門夕坐道上有儒臣待制李思

迪者侍其傍皆當時同舟往者因言北徙河水變遷欲為之說未之暇日午濁思迪以說奉進覽斯文意狀水勢說河源之顛順序朕因以為之述元年夏四月敕有司濬江淮水濱及河際故道某日乘巨號抵瓜州是時春水方既潦水初興江與洪濤日無醋者時在清和利征且吉舟入運河舍半於廣陵三日至淮陰舟師入淮是日巽上風多揚帆飛檣不二時而達河淮二水相合之處見水分兩道清濁如介並流二十餘里方乃混流東注既而越淮入河方覺水土同流極濁而無清至黃而無黑更無他色所以古今稱黃河宜其然也舟行三旬晝夜居斯水上時刻聽觀其勢若萬馬奔馳其狀若大地轟雷其湍流之速一息莫視其山迴石轉之處則水繞勢盤旋如羊角水底玲瓏因風激怒濤飛潑天則珠飛雨降有時巨浪如堤倏然而湧橫亘其河使湍者緩流者止細浪者無文良

久之間衆流輻輳其橫亘之水將消忽然一水圍旋則水底有聲喑喑鳴鳴又少時間水中一穴若數丈圓有如井狀上通天氣下至河底俗呼旋渦是也其水為旋轉急甚中有乘者上起去渦丈餘霏霏臨岸沸沸觸人其流於兩山峽之處或直而湍或曲而折或繞石而旋或復流以觸岸或怒急而雪浪成堆或使山傾地陷或舟覆而楫摧或巨魚一尾之間雖呼吸之際早十里之程若胎龍笑之而出戯或蛇之以一蛇則淵深無底四野成湖若蜓之以一蜓則瞬目千里莫可止焉斯水之急乘利之物則有若是耶斯人云神水每患於中國為民害者多矣朕親涖其上觀斯水之勢過兩山之間河狭水急宜其然歟至於平原曠野則東蕩西坍使桑田變遷水勢少浸亦其宜然歟此堅桑之所由孰謂有神者歟若非河之無神却乃有之所以有之者極濁而難澄滔滔東注亘古今而

不息此久常者也忽然而極清人影皆毫釐洞見如此者或千百里或數十里斯可謂神者焉故上古人君載在祀典畏之祀之為民祈福焉今朕得觀斯水狹直處如經如絃凡山迴石起之處則盤若羊腸若河陰以達於徐宿地曠而原平則不然斯水汗汗漫漫浩浩蕩蕩有不可測焉禹貢注云三門未開呂梁未鑿則河出孟門之上則未為當也必後人訛其文相傳差矣朕曩者既遊今思復述以為說耳

皇清馬士隲汴城圍陷述

慨自明運永終逆成肆毒中原塗炭四隅流離獨盤踞我豫中者數載無城不破無邑不殘犁鋤化為劍戟沃壤鞠為茂草蓬蒿塞徑絶犬吠於千村骷骸盈郊斷炊烟於百里若夫大江以南風景猶舊大河以北人物依然則是天下之若未有若於我河南

者也其在河南八郡河北三府雖經兵荒未大蹂躪河南四府暫爾殘燬漸次平復獨開封巍巍金湯委諸泥沙官無駐節之地民無棲身之所則是河南八府之苦未有苦於我開封者也他不具論即以省會言之始於愍帝十三年六月不雨秋仲飛霜斗米兩金土賊四起百姓之死於餓者凡幾死於餓而相食者凡幾旬之林林總總者十僅存四五矣天不悔禍逆成蟻屯蟻聚倒海排山辛巳春冬兩薄城下掠民前驅葬我矢石狠戰惡攻二十晝夜百姓之死於戰者凡幾死於掠者凡幾哀此殘黎向之十存四五者今僅存一二矣逆成志在屠汴壬午夏初捲土重來糧盡援絕掘羅無計災餓殺男不炊煮女百姓之死於餓者凡幾死於殺而相食者凡幾哀此殘黎向之十存一二者今百無一二矣九月既望河伯助虐始也我掘河以淹寇繼也寇即導河以灌城東京人物盡付茫茫

波濤中矣間有一二士女輾轉於城頭屋角之間哀號於木筏樹杪之上又值凄風苦雨以餓當寒百姓之死於溺者凡幾死於凍者凡幾哀此殘黎向之百無一二者今乃萬死一生矣天乎人乎夫何使吾民至此極乎然而辛巳之攻賊窺城我則懸樓以擊之賊抱城我則孔道以奪之賊立拓臺我則火炮以焚之賊轟地雷我則立築以禦之其設奇制勝者則諸上臺有司也其衝鋒靡敵者則諸武弁也其率衆倡義者則諸紳衿也其懸重賞以募死士殺一賊給銀五十兩者則周藩也其穀然登陴者城男子自六十以下十六以上數十萬衆也至壬午之圍則五閱月矣米粟百金一斗青菜十錢一斤斯何時也寧死而無二心吾汴之民義固然矣獨是提師逍遥河上而諸將縱殺民冒功乃又有一二職官借養兵之名倡捜糧之舉而不肖紳衿如楊鋐張爾猷輩扶城狐社鼠之奸恣

狼貪虎噬之計逐門挨戶掘地排闥不爲人留一糠粃猶然曰搜糧以養兵也乃竟蠭入富室拷夾僕婢金珠銀錢無不捲去甚至按家派糧指名發營無論紳衿巨室晝則鐵其項夜則繩其足罄家所有以飽貪弁斯其事抑何事耶然而百萬生靈終無二志寧以奄奄待斃之軀嘗刃蹈水斯其民抑何如民耶猶然曰此效死之正也迨寇入潼關而西安迎降過居庸而北都不守是何異於二十四郡望風皆靡而大梁數百萬生靈悉葬魚腹者不堪與顏氏兄弟同遊哉事聞明帝發帑金十萬賑濟借非直指王公漢監軍舊縣令王公燮多方拯渡將此未盡餘生統歸之汪洋萬頃中矣其能復沾明帝之鴻澤耶我

大清定鼎爲問今日之民何民乎是水火寇擄之孑遺也明代之失天下也自失大梁始我

清之得天下億萬載無疆也亦自撫養大梁之百姓始

後之蒞斯土者其尚念
我忠義之民而加意哉

傳

明田一儁太康劉烈婦傳

王生國賜者禮科給事中竹溪君長子也生二十年死妻劉氏不踰月竟縊死按狀曰王生不宜夫者二而烈婦之死有四懿焉夫王生十六補弟子員而父第進士入為天子諫諍臣貴矣顧益折節讀下力文章也謂之才公子非耶王生幸有伯父宗居伯也父之姪也子之乃獨以病弱不獲事父若母為恨既第矣每西北向長號淚簌簌下也此非孝友心誠結於中者哉君子是以悲王生也方烈婦歸王生也年十三耳逾二年王生病再一年病且不起計所為兄弟者四年年灼灼艾也臨訣以一死要王生卒以死酬何信也王生益猶及事厥

祖母云祖母察烈婦毀必不生也挾臥起不得間即間即縊即縊即解至四縊後畢志焉何毅也死之前日跽上父所遺金於祖母復剪皮金成一香字付侍婢曰人貌榮名有既乎吾庶幾貽馥流芳矣吾誌吾心也既而沐浴更衣自盡何從容也每朝夕上食畢揮淚向伯母曰婦死夫分耳第女子者遠丈夫也吾倘死乎相纍屍矣毋令經他人何手含垢幽宾也何違禮也貞烈之生不偶哉

岑李空同傳

空同李公諱夢陽字獻吉其先扶溝人稱北地生者為先世從軍所即從軍亦非其籍也國初名思者固李姓出贅大岡王聚田冒姓王氏王故軍籍贅婚有其家即代其役初隸籍蒲又自蒲徙慶陽慶陽北地也永樂中徵戰白溝河死思生忠慈惠好施謂之佛王忠忠生正始復姓李氏曰李正猶在慶陽諸生間薦明經為阜平縣訓導遷封丘教授遂歸大梁家焉配高

宜人生公年十八舉陜西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戸部主事與信陽何景明姑蘇徐貞卿倡為古文辭一洗草昧陋習時外戚壽寧侯張延齡怙寵橫甚人莫敢問公應詔陳二疾三害六漸語詆壽寧稍侵中宫下詔獄毒楚備至辭氣不少奪諸為貴戚左袒爭欲殺公以獻媚獄具賴敬皇仁聖竟詔還職正德改元公進秩郎中會逆閹劉瑾輩日導上狗馬聲伎角觝之戲漸廢萬幾臺省交章奏不報大司徒韓文每退朝輒攜堅泣下公曰為國大臣義同休戚自當殊死諫比來閒諫臣諸疏方下閣議能及此率諸大臣守闕事或有濟不者徒楚泣何益文喜命公具疏草語載空同集中疏入上遣司禮詣閣議者三卒以持議不決僨事瑾知疏出公手羅織它事誣繫獄康修撰海申救之得免放歸大梁瑾誅起江西學憲振學造士復時有建白或病其侵官御史萬石因相與許奏天子遣

大理卿燕忠往勘前忌者併力排擠禍且不測何景明上書元宰力為救解獲減其後屢薦不起嘉靖辛夘卒年五十有九所著詩歌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子枝孫四維曾孫晃科第不絶於扶溝稱文獻家而慶陽之族仍為王氏矣明朝通紀曰李夢陽代韓文草疏劾逆閹劉瑾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至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矙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禍殆不測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始託之獨不愧于心乎吾寧死左曰不謂君為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書數字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辟答遂詣瑾瑾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設席瑾坐中稱海不置口比之唐李白海

因曰海何足數天下自有人耳瑾因詢何人海曰當今高才惟李夢陽一人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也下獄而公不救奈何瑾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斡旋之海遂解帶痛飲別夢陽得釋歸當武宗朝逆瑾竊柄流毒縉紳空同先生抗疏直糾雖羅拷繫實與日月爭光矣而康先生不修宿怨毅然援救俾逆瑾忘赫赫之埶畢躬敬聽空同獲全其峻節高風不更千古為烈哉

皇清劉正宗薛小山傳　薛小山者河南孟人諱士傑字邦才一號小山人多稱小山先生云孟之薛源本河東先世名仲阜者自河東徙居孟四傳至耆賔公乾稱隱君子家豐觧推及里閈甚厚有遺金道傍拾得之竟日守不去俟其人旋號泣質而還之有司為表其閭是為先生大父也父應祥容城令母楊生先生先生方面碩形魁梧偉岸寛容惇大意豁如也讀書務求實際雖盛寒酷暑篝燈丙夜不少間

博通經書子史性理之言為文潔清名貴有體要補博士弟子員試常冠諸博士弟子諸博士弟子亡不從首服曰薛君之文醇乎醇者也十餘戰棘闈不利讀書體驗之身心益自力事親孝友愛兩弟終其身無忤色疾言行必規矩含弘光大於人無所不容而是非義利之辨如燭照數計不可以錙銖毫髮貶每學使者試郡邑廉其行誼高嘉賞為諸博士弟子式諸博士弟子亦亡不從首服曰薛君之行醇乎醇者也用經明貢大廷曰士君子不能致君澤民大行其志得為朝廷司教鐸奬進人才未嘗不可自見宋安定胡先生瑗於湖今遥池曹先生端於蒲豈異人任哉司訓羅山日進諸子衿講明聖賢之學時教諭某伺諸生過每戹之借以督責其贄先生常為曲解教諭心折先生諸子衿不困贄而亦因逢某君之怒會丁母艱去諸子衿為立碑泮宮曰正大光明薛夫子之碑服闋

稱鄭州訓倡明正學樂育諸生如其訓羅山者去官之後鄭諸生為請入名宦丁父容城公憂喪除轉湖廣武昌論上官以先生廉正特委察盤邑倉庫城池賦役諸利弊邑令具儀衛餽金帛甚盛咸屏謝孑身入縣署清釐無毫髮擾而條其井井以狀報上官為起敬優獎之會有微恙投牒告歸至中途以疾卒先生之學以誠敬為入門以實踐為工夫生平誦詩期見之行事曰吾無他得力惟業學求不愧厥心耳先生之卒也於天啟癸亥至

皇清順治八年辛卯以孫貴

恩贈中大夫太僕寺卿學使者採輿論牒郡邑崇祀邑學宫鄉賢祠十四年

朝廷以配饗禮成

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加二級兼內翰林弘文院學士贊曰余與少宗伯行屋薛公同譜同官道德

文學相劘切垂三十年何藹藹古人也比奉使秦蜀道河陽聞老父言乃祖小山先生行甚高迨登堂拜宗伯父養尊公齒德俱尊不似近時人子姓二十餘侍左右咸彬彬有文藻孝謹無世俗態如古萬石君家何其都歟乃知小山先生貽謀力也人以先生有才不遇為惜乃一再傳而少宗伯以文行顯當世諸昆季為二千石縣令皆有聲今長君又成進士筮仕版曹餘皆工文章能進取詩稱君子有穀貽孫子猗歟小山先生弘遠矣

蕭家芝王中丞子房先生傳

傳王子中丞者懷人志不諼也故不稔其家乘先生旅縣人原名應駿字子房明愍帝時以兄中丞公應豸死於薊先生日哭長安道求直其冤語無忌坐是譴諸生服遂改名漢游成均成丁丑進士授高平令尋調河內時河以南闖寇日張堡聚各斬竿揭幟逆我顏行河朔震擾先生奮金鷹勇士

部署刁斗之教以搏力句卒之法不屑引繩墨理簿書故殰務不盡愜人意及河洛陷德昌王將北渡駐懷其校卒陸梁橫噬所至人憚之先生率所部署蹤三十里外為壘以迓德昌德昌王左右顧虛徐遲壁壘中不敢馳校卒指皆擬無敢為盜歲大饑父母交棄兒自活漸相食先生繪饑民圖詣闕請蠲不報乃醵金築郡城日傭數千人以食之活無算董城役者人人以為先生親已忘疥痒於積雪中數月斷手已而盜起金城先生密廉其名氏夜半合圍扃其戶使不敢逸乃呼彼中巨室詰責之某良某否悉如所廉則鋤其非類者饑民嘯聚平時如義庄諸處由是皆伏誅而窮谷可依負恃時有先生怒立馬太行山巔指揮將士自倍數人趺坐狂飲一人酡欲臥先生投之股比醒大慙且慄頃之一卒操右袂獻時承平久士即勇不敢手刲人先生捧觴大呼曰時刲若醻此枕先生股

者起立磔之取觴引飲先生復大呼壯士則羣抵掌叱一再停盜皆鳥獸散引而東山東衛源諸盜望風放弓伏矣歲暮苗三仕肆掠盤谷勳掌間不可嚮通偵者至公方迎春東郊陽大怒罵之置於獄先生肩輿坦坦令優人夾道歌且行且飲歸坐堂皇猶伎樂鈎喧薄暮乃已抵夜歘勒兵濟邑殄其無備寇自相蹂籍停斬甚多苗三仕竄天壇天壇高觸青冥士躑躅不敢攀藤仰視先生先登石下如雨中先生背先生戒勿譁振桴鼓千谷嚮應士爭冒死躋天壇絕頂擒之天子嘉乃績召至便殿咨天下事先生指勒撫大畧借箸壯論上色動立拜御史視左良玉師以中州孔棘改命按茲土適河決大梁陷先生露立河干促篙工渡難民數萬復為粥以飼之未幾受開封鉞河以南斬竿樹幟逆我顏行者李魁袁時中輩各以其堡來降曰公能生我死我且為公用計所降卒不下十萬人

是時孫督師傳廷戰衂愈發憤方繕關中驍騎三萬衆鼓行而東先生將提步兵十萬分部扼塞為堅壘以障之神州克復在此一舉會逆弁劉超熊據永城先生往勦城且潰先生恐我兵肆僇薅莠及於酋徒步入城欲撫之竟死於亂尸枕籍中是夕星隕如斗老弱躃踊謂河以南無生理懷人為位哭之時數千人輀車旋懷衰衣伏道弔者不能起而所降卒十萬人復掉臂去

皇清汪琬彭子籛傳

公諱而述字子籛河南鄧州人世居禹山之下自號禹峰卓犖有大志讀書不事章句為詩文操筆立成嘗語人曰丈夫幸而得志當馳驅邊塞取封侯之印如前世威寧靖遠兩王公之為人有如不遇則閉戸著數十卷書亦足以豪矣舉前明崇禎中進士先是為舉子時直張獻忠據穀城謀率其所部以降督師熊文燦聞公名遣使齎金帛聘公詗獻忠公策單騎

以馬箠叩賊壘門大呼願見主帥言事既得見備述順逆以懽動之賊為奪氣欲留公公不可歸而請問說文燦曰執事亦知賊之情乎文燦問曰何如公曰賊非畏我而降也某揣其意向不當盜將以款我師也如急乘其懈以大軍薄之則釜魚几肉爾執事豈有意乎文燦愕不應有間公復說曰需事之賊也大軍久不出必將為獻忠所賣文燦色稍定乃應曰廟堂方事招納吾子奈何為是言公曰不然古者將軍得專閫外今執事身秉節鉞而顧狐疑不斷一旦身敗名裂貽憂天子悔之將何及耶幸審圖之文燦卒不聽公謝去而獻忠果叛文燦亦竟不免矣釋褐受陽曲令丁母憂于是李自成破北京中原大亂公間行渡江遂終明之世不仕也順治初以薦授提學僉事進參議分守永州道是時定南王以湖南既定方用師西征復薦公巡撫貴州予兵三千人前行入靖州

甫至而陳友龍叛友龍故偽總兵降于我者也至是悉其黨數萬叛圍州城十餘帀公夜開西門營于南山下將旦會天大霧賊礮矢及公馬腹公據鞍自若顧麾下諸將曰賊多而不整可乘霧出不意以破也孰能為吾往者乃拊裨將張自強背曰若健士當往因呼酒命大觴手觴之使率百騎為前鋒横衝友龍陣陣動公自以衆繼之賊且潰走而副將賀進才遽戰死城中守卒復大譟閉城門欲與友龍合公偵知之乃拔其衆退入寶慶告于定南王請益師王遣副將熊嘉夢兵三千人益公公遂與賊相持紫陽河上歲餘公故所屬永州陷于賊巡按御史劾公不救免官去議者以為非公之罪咸悦惜之而公顧杜口不自白也自是浮沈里居者十年尚書王文通公名知人嘗讀公詩文最後相見京師歎曰有才如此而不用此宰相過也特疏於

朝言公可大用是時洪文襄公方開經畧府於長沙遂
命公赴經畧軍前公身長八尺餘美鬚髯儀觀甚
偉謦欬若洪鐘善飲酒酒酣為人稱說古今成敗
廢興之故口舉手畫議論風生由是數為諸王公
所重既受軍前之命單騎詣文襄公幕綺褶腰刀
用戎禮入見且繪黔楚山川形勝并陳戰守方畧
以獻文襄公甚稱許之補衡州兵備道進副使管
雲南右布政事移廣西參政分守桂林道獞賊莫
扶豹聚衆刼永寧無虛日兩江皆震公謂以兵攻
賊不若以賊攻賊以王師攻賊不若以土兵攻賊
乃用始龍故土司覃法歐為鄉導而檄永寧知府
史贊勳募土兵數百人將之與參將馬甲遊擊陳
乙分道以進扶豹竄走追敗之於晋山又敗之於
武寧之麻岡公乃撰論論事宜曰賊有難破者三
有可禽者四山路險隘徒步單行魚貫而進長驅
不能得志難破一也賊赤足登山阪如飛衆首轉

落懸崖如履平地出没草間即蜥蜴猨猴讓其猂捷難破二也賊行不由正路或披荆棘或緣巉巖或由沙水石瀆不可蹤蹟難破三也然自西山麻閃二戰而後賊從鳥散死黨不越數十人此即挺而走險其何能為可禽一也我師既擣賊巢賊衆悉西竄屈指食盡草根木皮何以持久可擒二也深山五六百里隘口三十餘處處處設險嚴兵控扼即欲奪關而出潰圍實難可擒三也計窮力敵惟恃一走為長策我師困[illegible]於敵能以久困之使此賊一日不得則官軍一日不徹可擒四也操此四可禽之術以致三難破之寇滅此渠魁特旦暮耳已而扶翁就執以功進貴州按察使平西吳王將征水西公奏記於王曰烏蒙烏撒鎮雄東川四府與水西為唇齒土司隴安藩又與安氏昏媾今四府雖名內附然狼子野心勢必顧惜其種類以水西之強而令安[illegible][illegible]以四府附之則安坤叛易

制也計莫如席捲四府先戡安藩然後西南可無患矣聞者皆不之省其後平西王誅坤竟如公策進廣西右布政使王故禮重公薦公雲南左使公從軍二十年所見行間諸貴人多出其後輩而已獨俛首錢穀頗鬱鬱自失因喟然曰吾老矣立功立言二者訖無所就與其逐逐戎馬中曷若退而著書以娛暮年乎乃作歸田記願乞骸骨歸鄉里而會有

詔召公改調公遂行逾省城三十里一夕無疾卒年僅六十公性落落難合而頗好誘人善以豪俠自命不屑為繁文曲謹所學尤長於史在軍中稍暇輒喜讀諸史故其發諸詩文初未嘗摹擬而辭氣雄渾壯麗能令讀者想見其人子六人始起始奮始搏始凱始起舉武進士始騫亦以公故奮始起始搏始凱始起舉武進士始騫亦以公故任貴州黄平知州始奮始博尤善詩文有父風汪琬曰予嘗聞公舉進士時明愍帝方急文武材一

日駕幸天壇召諸進士試騎射公貌故魁梧觀者皆目屬之及控弦躍馬凡九發九命中諸進士莫能逮者悉帝大悅欲不次用公而公知明將亡遂上章辭免公蓋非獨以才畧勝也其知幾者蚤矣故卒受遇

本朝得與開國名臣之列豈不偉然丈夫哉

封三節婦傳

吳偉業

河南登封焦氏有三節婦曰周氏曰楊氏牛氏周氏者太僕寺少卿與嵩公次子文學仲榮之妻也文學早死孺人與側室李氏皆有遺腹免身皆男孺人曰吾之不早從地下者此耳今天幸俱有子吾得下報吾夫太僕公固止之亡何李以病逝孺人乃抱其孤泣曰天乎吾兩兒恐不能俱全若此子失所鬼而有知問李氏孤何在則將奚辭以對遂擇里媼乳已子而親抱李孤乳之太僕爲仰天出涕曰人情莫不愛其子此古人所難吾媳婦能行之兒爲不亡矣後二

十四年登封縣民有具節母事上直指使者使者為請

天子下其奏錫封表閭歲給饑米數石河南人皆歎息曰周太君撫兩孤成立以膺此寵也葢自文學沒二十四年而孺人姑以節孝顯於朝又九年而孺人歿歿後二年而登封陷於寇其以節死者為焦家婦楊氏牛氏河南人復皆太息曰微周太君之教不及此楊氏者焦君陽長之婦周藩典儀四聰之女也既歸陽長君事姑最恭謹而讀書識大體嘗手列女傳一編與姒牛氏講貫義旨悉通曉登封既圍急孺人知不免紉其中外衣以自固拜辭太君將引決侍婢止之曰吾城前受圍匝月不下今尚冀萬一得全且郎君不在主君旦暮城守盍俟休沐時一謀之乎楊孺人叱之曰吾奉先姑之訓若不死何面目見地下且玷太僕家風乎乃約牛氏同死指梧下井曰此吾兩人畢命處也卒俱

死

田蘭芳張烈婦傳

烈婦荀氏考城荀中益女年十八適寧陵柳河張鐸鐸世農家父亡獨有母在婦事之惟謹有韓可元者兇人也兄弟衆多可元次居十時呼為韓十專結亡賴為暴於鄉里人莫敢忤居與鐸鄰自婦初嫁時已窺而豔之康熙己巳五月二十三日婦從母家歸見醬麥在箔上未覆姑守其旁婦問故曰麥煮適熟而客至爾夫偕出未及取物以覆故坐而竢耳婦聞言未暇易衣飾竟出門去葢門外近秫田冀往取葉以覆不知韓十已跡其後矣十偵婦獨身入秫叢中急要所狎惡少王壁與俱壁有貌使先挑之已尾其後壁乍入婦驚避曰若何為壁遽前就婦婦大叫壁急扼其吭十奔助之嚇曰不從當殺汝曰願殺又曰定勒死曰全屍更好强偪久之衣縷寸裂捽髮使仆仆而復起屢起屢仆頭髮盡落又以手批十頰十忿婦不從因拉婦手足俱

折膚不寸完徧體皆血十將舍去壁曰識若奈何遂共縊之死絓屍於女桑之枝復掠其環珥以去其姑怪婦久不至適鐸已歸命之往視至則大驚呼村人畢來錯愕環顧莫得其故先時有張光彩者路經秫田遇十偕一人自秫閒出走衣盡碎且有血漬若與人鬬者私念十素暴悍今何皇遽乃爾至是心知十所為怖不敢言鐸母子既倉猝靡措隨有十黨從旁紿之曰若婦死誠慘理當白之官取兇人戮之以雪冤憤但事無左驗必刑訊若若能堪之乎即不爾往來騐詰動經歲時若業必廢若母子亦無以為生矣為若計姑殮而瘞之然後蹤跡殺人者殺人大惡天所不容事終必露露則罪人斯得一舉而訟之官寃伸反掌耳鐸母子聞言殊號痛顧自度弱而無輔且不知賊主名訟恐滋累乃舁歸買棺殮之事已將解會光彩歸語其妻曰殺張家婦者韓十也且述所見及不敢語

人狀其妻起唾其面曰卒韓十為害一方人人思食其肉今以求姦不逞勒死良家婦惡貫盈矣若目其事咋舌不一聲使罪人漏網死者含寃貞魂不泯必為厲鬼禍若矣將挺身前往光彩乃走告鐸願為之証鐸既知殺妻者為十遂指名訟之官有欲為十地者屬主吏緩其獄冀延久屍潰可無據至六月二十二日始集衆往驗是日觀者如堵比開棺婦面顏如生頸上縊痕宛然扳之則僵而立衆皆驚異以為神仵作受十賄盡匿其傷且曰頸上繩痕不交蓋人縊則繩交今言不交謂自縊也縣官惑其言將反坐鐸衆乃大譟爭前欲毆仵作縣官心動起坐麾衆使散曰詰朝更鞫之衆隨之不肯去且訴且行自柳河至縣三十里不絶是時諸生范佳徵鄉民李書尤不平號於衆曰苟不白荀氏之節正韓十之罪尚視息人間非夫也願從者質明至縣庭以待越明日遠近聞風踵至衙

甚皆溢公廨至不能容遂移訊於城隍神祠令曰驗直神前庶無私也衆趍而往及縣官覆訊仵作對如初有縣役張九容者突前叱曰韓十私我輩金汝得若干兩許為之隱尚何抵耶並十賄吏役時張具知其情獨不肯受至是抉其隱仵作語塞縣官不得已薄懲之衆怒爭前奮擊幾斃人及十詞遂吐實壁供亦如之縣官乃收繫焉其後猶有搖其獄者欲獨坐壁死而出十衆復訟之府訟之監司訟之撫軍乃懼不敢變未幾十與壁相繼死獄中余嘗讀路太僕書張烈婦事髮輒為之上指今荀氏以死衛身固與太僕所書無殊荀氏死時方畝若經月而色不變亦與烈婦死姦人欲舉而火之以滅迹者屍重不可移其為靈異亦相類以斷搖獄幾亂賴仗義者持之卒定則又同特時無褒川使荀氏無所表見為少異耳嗚呼使天天理終絕於人心則荀氏當無聞於後世也夫

梁遂

義婦烈女傳

寇亂十載而遂至神州陸沉壬午夏鹿邑孔解一時無賴之子蹈瑕而發有無賴揭竿亂如蟻聚良弱扶守者禍不旋踵矣邑尉馬步瀛攜家走避王家砦車馬環索暫止宿小之心瓶甫賴珍敏修風都而瀉之當是時懸畫如密何當花而還也乃有趙蛇然之母楊氏者呼其子而戒之曰珍妹逆汝莫從也戴履天地豈可從王法叛乃父母絕滅門戶從禍匪輕汝違吾必不肯生嫁其不離而從之誅之其母遂自經以死步瀛全家還當其女才垂髫耳珍搶之歸欲汙焉女大罵曰死則死耳豈從汝賊遂遭手刃嗚呼時丁否亨見烈大節在翩詩讀書者或靦面偷生而婦人女子乃能情不顧死與秋霜烈日爭烈乎即古列士何多讓焉贊曰天步獨世流光延頸如呂亂沼靡我嗚綱紀亞若船實家芳躅冰潔非鑄哉白不滋誠表貞賴俗日月麗天光壁炬燭

序

晉石崇金谷序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西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序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唐蕭穎士蓬池禊飲序

禊逆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數煦提芳蘭

臨清川秉和蠲潔用徵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
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
鬱為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
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權未始前聞以俟乎今
辰粤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
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
暢飲於蓬池備祓除之禮也梁有蓬池尚矣前迹
激頽右滙郛邑淼瀰淪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遂
波景從其左則逶原縈屬崇岡傑峙嘉卉異芳雜
樹連青即為臺亭登眺斯在前乃郡曹尉縣以給
費縣吏領徒而修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
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旆卯出乎北踰辰涉乎南
川匪疾匪閑翼翼閑閑以牧駕於隰焉然後降春
流颺綵舟羽觴芳羞緩舞清謳擢青蘋陵紫鱗迴
環中汀緬望南津飫於已酣於未歡樂只賦既醉
坐閑而靡怠日入而未闇陶陶乎有以表勝境佳

辰之共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敢闕於前載
曰夫德洽禮庶則歌詠係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
志
焉

宋范仲淹尹師魯河南集序

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變代無窮
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
近則唐貞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
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
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
聞于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
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
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
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
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
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

焉遂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正其深有功于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曁王文康公竝加禮遇遂引薦於朝賓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為陝西經畧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於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忽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答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其當損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

歷則有永叔為之墓銘稚圭為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謂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茲序之

司馬光洛陽耆英會序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老圖傳于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于洛者于時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為慕于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贊萬幾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

下所取安所取乎其勳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樂天所為汲汲如恐弗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洛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為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

河南志序

周官有職方土訓誦之職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詔王知其利害後世學者為書以述地里亦其遺法也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為兩京記述故龍圖閣直學士宋君敏求字次道演之為河南長安誌凡其廢興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鎮鄉里山川津梁亭驛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古先之遺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

無不備載考諸章記其詳不啻十餘倍開編粲然如指諸掌真博物之書也次道性嗜學先正宣獻公蓄書三萬卷次道自毀齒至于白首從事其間未嘗一日捨置故其見聞博洽當時罕倫且閑習國家故事公私有疑咸往質焉又喜著書如唐書仁宗實錄國史會要集註史記之類與衆共之或專修而未成者皆不計外其手自纂述已成者凡四百五十卷蓋昔人所著未有若此其多也次道既沒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慶曾等奉河南志以請於公曰先人昔嘗佐此府敘其事尤詳惜其傳於世者甚鮮願因公刻印以廣之豈徒先人蒙不朽之賜於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嘗至洛者得之如遊處已熟從世聞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從之且令光為之序光於次道友人也烏敢以固陋而辭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

僕從先人宦游

南北崇寧癸未到京師卜居於州西金梁橋西夾道之南漸次長立正當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遊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朱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瞻天表則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頻觀公主下降皇子納妃修造則創建明堂冶鑄則立成鼎鼐觀妓籍則府曹衙罷內省宴回看變化則舉子唱名武人換授僕數十年爛賞疊遊莫知厭足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來避地江左情緒牢落漸入桑榆暗想當年節物風流人情和美但成悵恨

近與親戚會面談及曩昔後生往往妄謂不然僕恐浸久論其風俗者失於事實誠為可惜謹省記編次成集庶幾開卷得覩當時之盛古人有夢遊華胥之國其樂無涯者僕今追念回首悵然豈非華胥之夢覺哉目之曰夢華錄然以京師之浩穰及有未嘗經從處得之於人不無遺闕倘遇鄉黨宿德補綴周備不勝幸甚此錄語言鄙俚不以文飾者蓋欲上下通曉耳觀者幸詳焉

謝上蔡語錄序

朱熹

右上蔡先生語錄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立行於從遊諸公間所見最為超越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傳者蓋鮮焉熹初得友人括蒼吳任寫本一篇後得吳中板本一篇二家之書皆溫陵曽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他書所無

有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它書
所及下篇四十七章與板本吳氏本畧同然時存
小異葢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定
著為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吳氏之異同者於其
下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
指雜它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
直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
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世
學佛者私竊為之以亢其逑偶出於曾氏雜記異
聞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
疑誤後學使先生為得罪於程夫子而曾氏為得
罪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為也故竊不自知其固
陋輒放而絕之雖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
也其餘所謂失本指雜他書甚者亦頗刋去而得
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為一篇然記錄不精僅存
彷彿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書三篇以校定可

繕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之君子考而擇焉

岳珂家集序

臣竊惟先臣飛刻意於學涉獵經史尤善春秋左氏傳與孫武之書不蘄章句不事華靡直欲致之實用故其將兵以報君父之讐為的以達奇正之權為弓以奮往決勝之勇為矢貫而後發發無不中自束髮從戎未嘗一敗者其中心之所蘊謀略之所施往往見於表奏題跋吟咏之間隨筆敷露如出師一奏謝報一表天下之士至今傳誦以未見全文為恨先父臣霖益嘗披訪舊聞參稽同異或得於故吏之所錄或傳於遺藁之所存或備於堂劄之文移或紀於稗官之直筆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謹彚次凡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四言釐為十卷闕其卷尾以竢附益曰表曰跋曰奏議曰公牘曰檄曰詩曰詞曰題紀其目有八而奏議公牘復皆析而為三夫題紀非文也所以著

其所向之志戰捷非文也所以叙其垂成之功或以參辨誣蔑而存或以照應事機而錄至於建炎投匭之疏紹興建儲之議則以親書而密封焚藁而後奏雖侍膝之子弟入幙之僚屬且不可見特因記載粗得其梗槩焉耳都上游之奏止班師之疏搗京洛之策出蘄黄之請亦僅詳其一二而散佚不可考者則葢不能究知其幾也異時茍未溘先犬馬誓將搜訪以補其闕而備其遺庶幾先臣之志有攷於萬世云爾臣竊觀高宗皇帝報先臣建儲之札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卿識慮精深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嗚呼方中原雲擾羣盗蝟興先臣秘計大策朝奏夕可反覆剴切皆深當帝心至于嘉歎奬激未易殫舉此先臣之所以蒙被知遇而見於題品者如此茍不能掇拾以俟來哲則何以章先帝知人之明敢援前詔昧死上之秘府以備采擇　鄂

國金陀粹編序

古者傳書有公私之異五十九編上世之書也更寫竹簡悉上送官藏名山而副京師蓋非金匱石室之故文不得以並錄一家之記載若可以備史闕矣拙筆廢紙僅得不泯而著書遺札雖關國家大議如封禪者亦必竢詔求而後徹聞書之不可苟傳如此開陽刻經亶存六藝親藩請史弗畀權謀著之舊章維見可攷越自銘碣起漢著錄盛唐而後世之潛德幽光或者托植楹之遺以詒久集錄固多見矣文詞之富著作之工亦惟與杯棬之澤俱傳于家豈非疏戚緬殊觀覽隨變孝子慈孫之用心固不得以責塗人之如已而徇時棄置視物重輕於爐車覆瓿亦出於理之或至者歟嗟夫事病於違時誼信於同欲盡亦觀諸理而已世固有閱百年之血食而推其餘烈考前人之逆事以上之史官況當規恢大有為之秋魚復之圖穀城之界豈無一二可俎

豆於斯世摭其所當行稽其所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則雖公天下之傳可也珂試守樵李之明年始刻家世竊天之書於郡塾即漢制佩章之義梓五編為一名之曰金陀惟先王勲在王家名在國史遺蹟之存者文昌章公固嘗傳而上之朝既碑之襄陽又梓之江夏當世名公鉅卿拊膺興懷感心激烈尚欲作九原而起之也其忍以遺孤之不肖遂即人而廢其言乎故刻傳不疑而豫凡於網羅放失之助厲世開功名者或將有攷焉耳不然竊瓏琰積縑緗猶珂之私書也而何敢辱郡故府之藏嘉定著雍攝提格歲橘涂初吉珂謹序

元黄清老伊洛淵源録序

聖人之道自孟子沒其學不傳歷漢晉隋唐溺於異端邪説一千五百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始倡道於舂陵子程子廓而大之振綱挈維發鑰啟鍵曰致

知曰篤行曰存養曰省察藏之以一言則曰敬體用動靜本末上下一以貫之嗚呼至矣昔在春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吾夫子作六經天地賴以有立迨及戰國楊墨塞塗孟子闢之人道由是不墜子程子之生去聖人遠矣乃能因遺經繼絕學辯異端斥邪說孔子之道得以復明於萬世孟子以後一人而已當是之時天下英材雲從風應立其門傳其學祖述推明左右羽翼雖資器有大小問見有淺深要其功化一變歷代習俗之陋而反之於唐虞三代洙泗以來未之有也朱子取其最顯著者四十有六人彙于一編題曰伊洛淵源錄實推伊洛之傳在諸子辟之水焉其行乎地中支分派別交會萬有不同然窮其所出則初無二源也嗚呼盛哉大參趙郡蘇公志在斯文藏此本既而歎曰詞章之盛性命之衰也盍廣吾傳乎時湖北道憲僉仲溫公見之曰是錄天命在焉人不

可以不聞道豈獨學者哉乃以公暇錄於鄂宮嗚呼學者讀伊洛之書求伊洛之道尚論其人及其世與其所友而有以興其高山景行之思則此編者亦可以見大意矣

明唐寅中州覽勝序

吾黨袁臣器少年氣逸溫然玉映蓋十室之髦鬚也弘治丙辰五月忽翩然理萬緘北辭揚子歷彭城漸於淮海歘大梁之墟九月來歸乃繪所經歷山水陵陸并衢陸名勝之處日夕展弄日游其中予恭與鄉曲得藉訪道里究究盡出指下恭其知之素而能說之詳也予聞大夫之生刻蒿體操拓幹以麗別室閫欲其遠陟遐舉不離窻牖下也而歷懸者懷田里沒齒不窺閭閻曰世與我違甘與苗木委灰同棄雖有分寸而人莫之知也后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余因欲自展以異而類然青袍掩脛馳騖士伍中而身未易自用也雖然竊亦不能久落落於此

臣器新從魏地來今不知廣陵有中散之遺聲歟彭城項氏之都也今麋鹿有幾頭歟黄河故宣房之基在否歟大梁墟中有持孟嘗為信陵君祭與無也臣器其為我重陳之余他日當參驗其言

董其昌睢陽人物志序

睢陽人物志者劉文學瓚所撰次也自元勲大臣至節婦為凡例者十有九蓋本其祖參知公之緒而諮詢潤色積有歲年卒成未竟之志斯已勤矣殺青既竟以一帙視予屬弁其首憶予承乏史局西蜀陳文憲公疏修正史詔求遺書遺書大出而郡乘之可採者惟徐大宗伯學謨所修楚志餘皆悠悠耳神宗晚年臣下章奏十九留中獨山東貢士王應遴修志兩疏皆下所司應遴待詔闕下即授中舍於一統志之外幾增過半會有實録之役其議遂寢及予副春卿領總裁事海内書籍益復集于禮部發而觀之如大官之饌品味雖多無當郇

厨求如古之先賢者舊傳足備金匱石室之旁捜者無幾也假令郡國所在有剗文學之善著書將錯綜人物彬炳琬琰在在睢陽豈非史家取材之一快耶文學之言曰此邦雖鉅盟帶礪而銘金石者此宜無不知惟是閭巷韋布閨幃㷀嫠皆一世而敦行廿九死以殉節有子將月旦之所不聞士元風勵之所未收者吾於是表其微過於表其顯識其小過於識其大嗟乎文學之用心乃爾庶幾美人倫厚風俗之綱要也其所裨益寧史哉

王漢災傷圖序

高皇帝削平既亂懐慶偽守徵爾特穆爾抗王師已而高皇帝定鼎按懐慶額賦而三倍之計地四萬二千八百餘頃糧三十三萬六百餘石河南北諸郡地窄而賦重未有如懐慶之甚者也其在河内一邑則地一萬一千三百餘頃而糧九萬九千餘石河内區區地山河平分地之半丹河遶東北沁河由西北蜿蜒遶東南

皆投黃河每歲秋雨發水驕呑岸膏墳沃壤動沒
至數百頃良田化為澤國而糧不除太行萬重山
壓邑西北西接山西澤州北接山西陵川而邑之
清上圖利下圖居民村廬皆在太行山中復按山
地起糧山峻嶒赤色盡石骨石上之土厚者至五
寸薄止二三寸故山赤而不活樹及播種雨以時
則禾生十日不雨則禾死一月不雨則地不毛地
不毛而糧不除懷慶六邑地窄而賦重未有如河
內之甚者也除正賦額糧九萬石之外今又為遼
餉為均輸為練餉共計增銀至二萬四千二百餘
金其千里擔簦轉輸則又有解京潤布之役胖襖
盔甲之役山西鹽課之役小灘八千石漕米之役
毛田關陽打氷防河之役故民終歲亡有父母妻
子之樂而無日不辨公稅河內之賦之重未有如
今日之甚者也臣以崇禎十二年六月初十日自
高平縣調任河內未數日水奪民稼又數日蝗奪

民稼自去年六月雨至今十一閏月不雨水蝗旱一歲之災民者三旱既太甚民不得種麥而蝗蝻乃已種子亡慮萬頃冬無雪蝻子計日而出去年無秋今年又無春窮民食樹皮盡至食草根甚至父子夫妻相食皆黄腫頬眼如豬臕餓屍纍纍嗟乎嗟乎臣負戾深重上干帝和降此大荒乃帝不即使臣死而使我良民死臣獨何心能不慘痛念皇上居深宫之中遠軫民災謹令繪工畫十六圖而臣手記其畧冒死進呈嗟乎嗟乎圖之所能及者得而見之圖之所不能及者不得而見之也工能畫其形似而不能畫其啼饑號寒之聲可奈何哉臣謂歴代帝王及我皇上真心愛民不可多見臣以新進小臣而敢深言天下疾苦知皇上堯舜之主有以樂聞乎此也臣無任激切悚息之至

皇清梁熙守汴日記序

予讀唐書至辛讜除亳州刺史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

也嘗為之撫卷三歎以為天之生才隨時隨地足以取濟顧視其相際於見用之人何如耳盋咸通中徐州戍卒在桂州殺都將縱掠北還令狐綯節度淮南不能早撲於高郵遂陷宿濠破彭城以至蔡浙鄆沂之盜皆倍程往從當其時泗州刺史杜慆完守備以待之而賊所急爭者則在泗固江淮之衝用武之首也被圍凡七月守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辛讜初以布衣寓廣陵因與杜慆有舊甫聞警即詣泗願與同死其請救兵迎糧艘往返者十二及泗圍解論功授職讜則居慆之次也明季闖賊兩攻汴城卒陴不能破後乃削堤列營以圖久困時撫鎮之兵分汛守陴共有七營夏麥未入官民乏食伍中健兒雖知降賊亦無生理帖然弭耳息譁束手奉法無一人敢犯居民者則司理黃公結義勇大社之力而事機迫應捷於響荅算多奇勝用成兵民協心之局則總社李君之功也周

藩宮眷李秋巳報聞北渡而城守旌敘之典仲冬未行幸而黃公遇考得授臺班為垂涕疏請臘盡旨下李君准選授知縣夫使李君不再禦汴圍以准貢而肩銓選具才顧不堪民社乎黃公之原疏固云李貢士巡緝城頭萬死一生與臣相依為命嗚呼千載而上輝映辛讜矣所憾者無由具疏一頌使君善任之能也唐於徐州戍卒之平也擢杜慆為義成節度使辛讜以布衣即授亳州刺史迨黃巢之亂僖宗播遷勤王之師敗而復集卒使渠魁授首車駕返京蓋懿宗於平徐之年猶能以爵賞鼓舞人心而要結其渙散也予壬午寓汴備經艱難往事歷歷常在目前嚮得李君所著日記曽兩跋而刋之甲子秋李君令嗣手一編請序則辛巳春冬兩禦寇攻形勢倶悉凡其倉卒應變回生機於俄頃固可按日而攷予茲俯仰感慨為序其前於以見大梁之有李君實萬餘家之餘息今賴

以延因舉有唐已事提衡較列

謂後有覽者抑亦可以論世矣

張天植兩河文起

錄序

今天子御宇文化翔洽首被中州中州天下之中也余既奉簡命思所以報稱者屏息不敢當盛文運之盛衰國家之盛衰中州之盛衰天下之盛衰也當其盛也幾會所至莫爲之啓發莫爲之推挽勃然滃然而莫知其所以始莫知其所以終然當必有慨奇高邁之士赴機應會所謂虎豹之文彪炳鸞鳳之音鏗鏘金玉之光炫耀而生雖使人縱目焉而不能匿也文起八代之衰其盛有唐昌黎氏乎漢魏以逮六朝其文之衰之時[illegible]繪句襞襀旋抗已潰瀾而莫之救昌黎障而東之迴於既倒不旣旣乎其難哉而皇甫湜李翱李漢之徒皆靡然從風而唱和

以肆其說至樊紹述孫可之其文以佶屈為能盡王川李長吉其文以幽詭相尚然昌黎皆收之不以為怪而復誨歎之弗置者何也蓋昌黎非獨善為文蓋深知文者也知文之不一變者才而變不一體者法法與才在彼者也裁之衡之者在我者也使必斤斤焉執規矩而繩削焉是羿之教射必欲其隨日而造父之教御必欲其追風也其勢必不能則彼之才法無以見即我之裁衡無以見矣今諸士幸而生於昌黎氏之鄉余遂持其說以相諸士中州之文平實平實則其材不能以雄肆而見奇中州之文穩順穩順則其法不能以曲折而入化余邇以注疏大全為之本而以大家諸史為之鋒以是裁衡之而不得已則又以才法之當見各出者存其說而不發庶乎昌黎之為文而亦昌黎知文之道其不外諸此也然余未能效昌黎氏之為進學解以精勤勵爾諸生實應且憎比諸士

之應詔而貢於廷也余既畢役矣茲則合其屬而歲閱之夫人文之運固在乎扶之而後興化之而後成顧未有不因乎地勢者自余之校於懷也則有太行王屋繞其前故得文若而篇或蟠紆而截嶭及校於鄭也則有洹水漳流出其下故得文若而篇或泱莽而宏汩已而校於汴也則黃河注其源鴻溝割其界而其文之目不給瞬以至也或馮頹之奇或鈎盤之曲而溢溢浩渺之觀其亦可謂盡致無餘矣明之空同氏學昌黎氏者也善乎其喻文也曰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瀨之旋如駛之奔何也曰回復馳騁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今者刻試之時以是正當世倘不剌謬於空同氏所論則猶能繼昌黎氏之傳而起者歟余固陋淵疎日隕越是懼重荷

皇上特恩鑒茲殺士推置内用尤惕惕焉以勉敌曰起衆其功哉顧爾諸士其益懋乃學砥乃器以有成以襄國家之盛庶其無負

聖天子之休命

黄之瑚湯恭人節烈録後序

河南睢州湯恭人趙氏封副使孝先公妻參政荆峴公母以明崇禎十五年死賊難至順治十七年巡按御史上其事奉

旨建坊旌表知州特建祠參政爲之狀乞四方人士之文凡若干篇爲節烈録而婁東吳梅村先生傳言河南賊方大亂恭人先命參政從伯父責皇公讀書城外凡賊至參政馳歸守陴者勿納恭人曰來則俱死今無復入孝先公負其母匿蘆葦中得免恭人再求死家人救之卒罵賊斷臂而死予謂若恭人者匪獨殉節難也其全姑與子尤難也始亦疑恭人既知賊禍且不測而遣參政何不身偕其

夫奉姑以行即遣參政何不令隨孝先公而特令隨伯氏凡此皆恭人之用心有獨至者昔邲之戰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子無顧顧曰趙叟在後怒之使下授趙旃綏以免史傳鄧攸事亦頗相類古人于患難之際不能兩全或至棄其子以全他人況于親乎孝先公孝于親恭人若以身若子累孝先公脫有不測孝先公既欲全其母必不能全其妻若子念身為婦人不待姆禮不敢下堂與其逃竄以求生固不若止死之為正而參政為宗祧所係故不以累孝先公而以屬之伯氏以參政屬之伯氏既以全其子而孝先公乃得脫身獨奉其母又以全其姑凡此皆恭人用心有獨至者雖當日在城外者與城陷後棄家逃者未必皆免于難孝先公與其母若子固屬有天幸而在恭人慮此則從萬難中庶幾如是可以幸免而卒皆免則或誠之所感鬼神佑之者也凡為恭人文者皆言殉

節事不論其全姑與予吾友侯漢儀為記言睢陽舊有張許二公以一城捍天下而恭人于湯氏一家功亦與等其言甚工而亦不及其用心之所在曾叅政屬予為文予故序之而并論之如此

漢復河南通志序

國家定鼎燕京自畿輔以外分天下為十四布政司而兩河獨樞紐四方譬諸一人之身四體百骸禁然畢備而腹心實居其要云自明季以來兵火相仍郡邑丘墟土田荆棘戶口耗減腹心受病視四肢為較甚欲驟起凋瘵而血肉之戛戛乎其難哉余奉

命鎮撫兹土閱兩稔餘矣剔貪墨勸農桑興學校勵軍實丞作夜思罔敢暇逸修舉廢墜漸有可觀而竊穪中州全盛之遺則未之或逮也因思嵩室磐于畢洛天中貫乎九丘太行北峙崤函西拱黄河淮

濟擅四瀆之三汴洛兩京扼都會之要士習淳龐民風勁質聖賢豪傑之篤生道德詩書之薈萃輝映古今不知凡幾矣而戈鋋煨燼之餘文獻無徵何以昭治法颺盛典哉舊有通志一書明天順間創始于提學副使劉公昌後十餘年副使胡公謐畧加芟潤後八十年續修于都御史鄒公守愚又三年而告成于都御史灊公思近今百三十年矣記載缺然余竊悲之爰檄郡邑各修厥乘顧以編次倉猝舛訛實繁更屬分巡大梁道副使沈君荃補其缺畧訂其紕謬殫筆削之勞窮晝夜之力自春徂夏遂有成書余不揣疎陋覆加裁正焉凡山川之修阻人物之烜赫文藝之菁英以及輿圖星緯城池疆域田賦戶口風俗物產祠祀古蹟之屬試一展卷瞭如指掌不亦詳而核備而要歟夫志者記也記已往所以詔將來也李文叔云洛陽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豈非腹心有安危而肢體之

榮悴因焉兩河昔當繁庶以腹心之暢適爲肢體之疿盎故前代重熙累洽四海宴然民至老死不見兵革迨巨寇流毒中州以腹心之鬱結成四體之凋瘵而天下岌岌矣今

至仁在宥思急起而血肉之太平之運實基于此倘因循故事不加振刷彼丘墟者何以烟火荆棘者何以桑麻耗減者何以殷富而中州全盛之遺將終不可見乎則是志之徵信于前而併垂戒于後係誠鉅也後之人蒞斯地也披斯志也惓惓乎腹心之重予以暢適而不予以鬱結豈惟中州之福實天下之幸而余謬附纂輯之役且亦與有榮施矣

沈荃河南通志序 順治十七

年庚子秋八月大司馬撫軍賈公纂修通志成業拜手稽首進獻于

天子矣荃不敏謬與編輯之役不敢以不文辭因綜敘始末識之簡端粤考豫志五代以前無論已自宋

始有夢華勾異諸録及温公所序朱次道長安志然世遠已不可攷明天順成化間憲副劉公胡公其為通志越嘉靖乙卯大中丞鄒公續而成之距今復百有餘稔司馬賈公秉鉞涖止鋭意修舉先檄下所司司屬之郡郡屬之州邑要以月日程以規條不踰年而八郡十二州九十五縣之志漸次報竣乃設館局聘名彦購遺書訪故老捃摭裒輯鱗次櫛比數月而彚全書顧以其間義例未安詳畧失當且多金根帝虎之訛更命荃覆加裁訂以覲其成余惴惴懼勿克襄厥事惟是殫夙夜之勞集衆思之益網羅舊聞捜揚散佚更取前志而一一折衷之其昔詳而今核者圖考沿革也昔遺而今備者星野河防城池學校也昔列而今裁者聖蹟也昔分而今合者寺觀也備遺也至山川增十之一職官選舉增十之七祠祀陵墓古蹟增十之二三藝文增十之四其户口田賦公署詳於今者

因時也帝王封建仍夫舊者存古也名宦人物孝義隱逸流寓仙釋方伎列女前者勿之絕後者勿之溢也冀所未載補其訛漏今所宜採廣其見聞文無可攷姑闕疑以待事有足述必徵信以傳凡為圖三十一為例二十為類三十為卷五十為幅二千有奇為言一百三十餘萬自夏徂秋日涉手録且編且排雖簿書旁午戎馬鞅掌靡暇問也又四閱月而剞劂乃竟余猶惴惴懼勿克襄厥事其裁定則禀之大司馬公論證則務中諸搢紳先生校訂則前後禮聘諸子而權工集事始終董率者方伯徐公之力居多焉而余乃因之有重慨矣夫古來建不朽創非常者其始皆有所繫重艱苦又多將成而輒阻及半而中輟藉非植毅決之才具特達之識孰夫一往不回之志貞固強毅之力其鮮克長成事而樹偉業也明矣至安眉睫者忽百年務振瑣者忘遠大又或逡徊濡忍蜷曲趑趄甘

讓美于後人而不獲堅自振拔表著聲施者比比然也余考前代自太祖至世廟累洽重熙浸淫沐浴其間聲名文物制度禮樂既燦然大備矣似無難緝遺編以埀信史乃遷延至一百八十餘年而始勒成書後之覽者尚有遺憾至乙卯以後歴隆萬迄天崇又九十餘年由盛而衰事多可紀況故府金石之藏未泯世家耆舊之説可徵官師所守稗野所傳更足資裨聽聞乃竟無一人爲毅然任斯舉而不辭者卒使勝國百年間事付之銷沉澌滅之中斯豈盡才與識志與力之勿逮歟抑皆因循玩愒耽安習故如前之所云者歟而司馬公于滄桑鼎革之後兵燹蕩析之餘輪蹄絡繹戎馬交衝徵輸調遣勿遑啟處之日舉從前之所不能爲不敢爲併不欲爲者而顧汲汲焉斷斷焉必爲之且爲之必要其成成之必期其速以難若彼以易若此其度量相越何等也然則司馬公之才之識

之志與力寧不足表聲施于無窮炳大業于不朽哉獨是舊志纂于西亭朱君之手君以宗室賢尉博洽能文章屬承平累葉典文昭備得以專志撰述然猶需之浹歲之久余斗歲登仕版厠金馬史家之學曾未殫心自濫竽茲土簿書填牘供億紛繁日蹉跎于牛馬走益荒落不足道而猥以司馬公命黽勉祇承既鮮故府金石之書又無世家耆舊稗官野乘之紀雖藉諸君子孜孜贊理而倉卒告成其或僅而寡文蕪而失要舛訛而未精詳者知不免也此固余之終惴惴懼勿克襄厥事而重有愧乎編輯之役也夫

湯斌　睢州志序

睢州處杞宋之間壤地不過百里而春秋諸侯會盟戰伐與漢唐攻守之跡往往在焉至宋為神京左輔稱雄郡明代文物聲名甲於兩河及其亂也鋒鏑日聞受禍倍烈蓋地處中原之衝世治則冠裳輻輳有故則干戈相尋勢使然也余少

時好從長者訪求郡中故實壬午兵火之後繼以河決故家遺書一朝俱盡後於河北得李司空舊志手錄以歸吾友吳君冉渠博學好古又購得嘉靖間上黨程公本手自校讐網羅近事捃摭遺文功未告竣會中丞賈公有修志之檄郡守取其稿以應倉卒付剞劂金根帝虎之譌觸目皆是田賦源流未詳山川古蹟遺脫附會爲多名宦事實寥落人物自漢魏至宋元名臣髙賢表表史冊者姓氏湮如入明以來理學勲業忠節文章彪炳寓内久列一統志者皆僅於選舉表中一見姓名而已使後生末學至語及先輩行事茫然莫知所從來何由聞風而興起乎大者如此若幽貞之士孤嫠之懿沈埋於荒谷廬井者又不知其凡幾也余知非冉渠定本林居日久桑梓掌故聞見漸熟參稽前史蒐獵散佚復尋訪父老而折衷之不敢自名州志分爲數帙曰睢陽耆舊傳曰風俗志曰遺事

考至理學則附入洛學編藏之篋衍久矣雲安程公閲志病其謟陋不以予空疎無似委之重加叅訂余惴惴以不克勝任是懼時冉渠已歸道山從其令嗣摻索遺槀更發余敝笥而檢閲之核偽黜浮遠不遺而近不濫時當溽暑揵戶終日目涉手抄汗流接踵較舊志事增十之五六仍舊定為七卷公一一裁定遂𠞊金授梓余於是益歎公之大有造於雎也雎之為州城郭遼廓土田軍民𦄂錯賦役叢雜壤多沙鹵黄河之患頻仍民寡蓄積一遇水旱道殍相望且界連曹衛奸盜易滋經畫調劑匪易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此編粗定後來者不須旁詢掾史而因革法戒一展卷而得其大畧豈特一二世之利哉吾又因之有所感矣前代吾州盛時世家者碩縹緗充棟操觚之士凡屋而居自嘉靖以來百有餘年未聞以志為任者獨賴劉教諭人物一編存其梗槩於郡事則未詳也

今公於戎馬倥傯征輸孔亟之時毅然爲之豈不誠識治要君子哉愧余譾陋寡聞且隨繕隨梓不暇廣質同人外誤缺漏勢所不免博雅君子覆加增潤以成一郡之典則茲編其前驅也夫亦實余之所厚望也夫

顧汧河南通志序

國家肇造區宇垂五十餘年薄海內外罔不率俾聲教所訖東漸西被自古玉帛車書之會未有一德同風若斯之盛者也

皇上天縱聖神乘時布化深仁厚澤翔洽遐邇比年

詔儒臣考版章以志一統凡六合之內風俗之所移易人民之所滋育官守之所軌則才畯之所著述靡不於志焉彙之況兩河爲陰陽風雨和會地靈樞紐所當釐訂省志以上資

廊廟之采輯者烏容不汲汲也余昔備官館閣屢膺總裁纂修之

命茲奉

簡書來撫中土自整擁吏民外即披覽前撫賈公所輯
通志已歷三十餘載矣竊見我
皇上愛養元元蠲賑無已
宸謨煥發日月昭垂諸臣之實意奉行久而益懋與夫
戶口田賦河防學校官蹟人物藝文之當續紀者
又倉庾郵傳鹽課兵制之當增輯者既檄行郡邑
各修新乘玆裒取各屬紀載之徵信及見聞所可
憑者續而志之共為五十卷其體例皆仍前志之
舊不欲妄有紛更冀以補苴罅漏為將來者踵事
增華永永無極也刻既成上之史館庶少有所藉
以仰贊
昭代修明盛事且仰體
睿慮之兢兢於一統志是務者非徒章式廓美觀聽也
蓋將昭示中外臣工有民社之寄者皆當審物土
之宜弘參贊之用因時變通弼成至治使一夫無
不得其所斯萬世有可安之業此又推廣修志之

竟以共矢靖共者也諸臣之同事茲役與
繼此之守土者能不惕然加儆乎是為序　巡撫雅

爾圖河南賦役全書序

粵自虞廷命司空平水土六府孔修庶土交正於是
成則三壤成賦中邦賦所從來權輿於此矣周禮
遂人之掌辨其野之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準
諸此也而小司徒之職稽國中及四郊以起軍旅
以作田役以比追胥載師則有夫家之征閭師則
有夫布之出縣其可任者則有家三人家一人二
家五人之分均力政者則有用三日用二日用一
日之別皆所謂力役之征也而詩之廼召司空廼
召司徒周爰執事上入執宮功又具彰明較著者
矣獨是禹貢所載定田制賦咸以九等而篚筐所
貯以包底貢土五色金三品球琳琅玕銀鏤璣組
而外下及漆枲橘柚齒革羽毛鉛松怪石夏翟孤
桐[illegible]砥砮丹之屬一一筆之不厭其詳若是者何

哉益以財賦所入爰之自上輸之自下前之人一開之後之人承之因之有不敢不兢兢致謹者故一則曰庶慎財賦再則曰祗台德先聖人軋惕之心百世而下不知將見之也耶而周禮所載酒漿醯醬其細已甚守之以官比物比志也洪惟我

國家誕膺

天命撫有方夏

列聖相承百數十年於茲矣井疆日益闢生齒日益繁其取諸民者常經之外絕錙銖之擾而雨暘之愆一隅偶告則蠲賑之數動逾百萬濬川作墉偶鳴鼙鼓則計其力而較之食與貲雇傭工者無異薄斂厚施德洋恩溥蔑以加矣而又屢詔浮糧頻蠲闕額自康熙五十年以後續生人丁永不加賦迨至雍正五年又將丁銀派歸地糧以恤有身無田之貧民鞠育誠求惠鮮懷保直為隆古所未有噫生今之世者何其幸歟 河南古豫州也厥土惟壤下

土墳壚河洛之間山川清淑其風肆好余奉
命撫豫凛承
聖訓盡余撫摩噢咻之勤比年以來時和年豐耕鑿之
倫實多鼓腹之休余敢自以為德哉凛凛焉冀可
告無罪於
聖明而已雍正十二年十一月部議以各省舊刊賦役
全書按之現定款項數目差參奏請重行纂輯奏
旨報可維時河南因寄庄寄糧首報畔科改撥地畝及
衛民歸併新設官役俸工尚未整定咨請展限至
乾隆四年三月爰始開局六年九月其書報竣計
字一百二十九萬三千有七百首開戶口次及土田
備載額徵地丁銀糧商牙課稅應支官役俸工驛
站料價及應解本折布疋藥材棉花顏料明礬光
粉黃丹牛角牛筋黃蠟等物原額新增開除實在
條分縷析叢燦若列眉焉以言乎大綱則禹貢則
壤之規也以言乎條目則筐篚之陳醢醬之義也

經制既定內則掌之計相外則典之藩牧守之有司播之閭閻閭閻敢或減於額之中閭閻敢或增於額之外雖有污吏無所容其高下雖有姦胥無所容其飛灑則茲書之成論體國經野之大不但如月吉始和之文而民知惟正之供咸急事上之義其納斯民於寡過之域者不與五典五禮之用同其廣大也哉將來荒墾報熟則賦之加增也有之塵磧飛沙則賦之少減也亦有之仍照十年一修之

原議踵而行之信乎官禮之良法寓雎麟之美意

我

國家受貢受球玉食萬方其取民有制仁育天下也如此乎無所不用其極景運靈長億萬年無疆惟休於斯可觀矣故予於書成之日拜手而誌其簡端如此

撤

漢陳琳移豫州檄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盖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强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敗汙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于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戮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竝作妖孽饕餮放横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于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咨合謀授以裨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畧輕進易退傷敗折衂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

郡太守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奬蹴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慝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推强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羣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

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彦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絶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毁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跖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矰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掛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兖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于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兾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强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内相

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滅故使鋒鋭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螗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騎千羣奮中黄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黄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犄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賊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注熛炭有何不消滅者哉又曹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兖豫之民及吕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殘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絶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内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宫闕外托宿衛内實拘

執惟其塞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掾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强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竝進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絡境界舉勢揚威竝匡社稷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

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移文

東魏魏收移梁文

觀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故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于是莫二宇宙所以總一雖五運相推百年革命此道之行孰之能改而皇家承統光

配彼天義洽幽明之[illegible]動植崇文德以來遠修禮讓以止訟舞干戚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元功潛運至德旁通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違[illegible]彼吳越[illegible]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民之咎責有由焉而元首悼止戈之[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兵車之會遂解縶南冠喻以[illegible]睦舟車[illegible]泝川陸同光亨徽息奔走之勞屯戍知遍卒之變雖[illegible]謨長算爰自我始而罷兵息民彼獲其利俟景[illegible]子本無事業乃枉道於人間遂乾没於世上[illegible][illegible]於爾朱之門鎮守於普泰之日曾無為主之識詎有挈瓶之智既而投命義旗歸身幕府殊異擁齒有類丁公時逢寬政得免大戮棄其瑕滓[illegible]其力用預在行伍參跡驅馳及泰隴通誅每事[illegible]略以河南是空虛之地漢陽非兵戰之[illegible][illegible]存[illegible]角聊示旗鼓豈資實效寄以遊聲軍機[illegible]動[illegible][illegible]宗任總兵統旅則有司存而愚禍日積[illegible]悖逆甚屢犯軍紀自生疑貳禍心潛搆翻成

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
慈母似脫屣棄寵弟如遺芥龍鍾稚子痛苦成行
孌彼諸姬破亡爲伍滅伯春之婉轉慕姜兒之爽
言不與狼虎同仁而共豺貍等惡及遠託關隴依
憑姦異逆主定君臣之分賊臣結兄弟之親解其
倒懸仰人鼻息豈曰無恩終成難養餓而易慮躬
擐干戈釁暴惡盈側身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
南統御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讒言浮說抑可
知矣叛豎投命豈將擇音爲僞朝大小幸災忘義
主荒于上臣蔽于下逐雀去莩曾不是圖竊寶叛
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
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靈効社
故丞相材標國珍道冠時雨義短伊霍勳蓋桓文
大君立德世世功世祿作民舟檝爲國棟梁內外齊
心上下同德鼓騰虎嘯風生雲起摩日則車懸轉
合排山則龍門洞闢吞雲夢於胷中運天下於掌

内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
雙梟之飛海曲彼既連結姦惡斷絶鄰好追兵保
境縱盜侵國藝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或乘利而受
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吴侵齊境遂致句踐之師
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劉乃鞭撻疲民侵軼徐
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是以
設乘塵殞之將投石拔距之士渫衛僞主信納亡
叛含怒作色如赴私讐意存涉血義不旋踵攻戰
之利實若有神徵兵聚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
被蛣蜣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其
鋒刃蹔援埃塵旦接便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負
陽以從子之親為戎首之任非獨智盡道窮亦將
無路還蜀兼以扶子垂翅俱在籠樊將士以賊禍
之心為助亂之事皆掬指舟中披甲鼓下同宗異
姓累累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父出子孫自取
其敗違卜愎諫何以辭責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即

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黄雀而忘深穽食鈎吻以療饑飲鴆毒以救渴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其時堪乘便既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則推堅强者難為功拉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曽習軍旅豈同輕剽之師不比危脆之衆距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恐尾大於身踵粗於股倔强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遥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横使漢江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支折霧露之中彼梁王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工用其短

以少為多互覆山淵顛倒冠屨射爵論功盜舟稱
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荒民流禮崩樂壞改換
朝章變易官品雖世異漢朝而事同新室加以用
舍乖方立廢失所矯情動衆飾智驚愚毒螫滿懷
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內恣鴆靡外逞殘
賊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
履霜有漸堅氷且至恃浮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
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
强弩衝城長戟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
伺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
相危我乘其弊方使高旗野拂長轂啟行迅騎追
風精甲耀日四七竝列百萬為羣風飄雲動星羅
海運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陷猶
為岸上之虎當作水中之龍以轉石之形為破竹
之勢將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建業之宮
麋鹿遊姑蘇之館但恐兵車之所轥轢劍騎之所

蹈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時而動見機而作面縛銜璧肉袒牽羊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相待必以楚材將為晉用固乃喜得異度寶自利獲士衛士龍既擾客卿之族將加驃騎之號斯益壯士封侯之日丈夫立節之秋冬冰可折時不再來先事豫懷有如皎日王侯無種工拙在人凡百君子勉求多福若不改迷坐待淪沒一旦暴骨草莽流血成川猶且不悟噬臍何及故宣往意馳此簡書檄之到彼咸其中省

議

宋魏了翁乞定周程三先生諡議臣聞諡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節之品秩之所不

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多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絛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彰彰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為當然未嘗以為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百餘載之餘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一時大儒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為小矣世之相後不為近矣而卒未有表出之者人亦不以為闕也臣竊為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為敦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黄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實宗周敦頤程顥今録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聖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

程[illegible]之[illegible]為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風興起甚
學術之[illegible]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
於茲[illegible]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表[illegible]以輕
議耶[illegible]自通年以來諡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
首[illegible][illegible]著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先者而未
能也然稽諸諡法亦豈無可以加此者[illegible]曰如文
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習亦不[illegible]
其同諡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
崇名美諡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
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illegible]出位
犯分瀆聖聽
伏候斧鑕之誅

明崔銑均田議由之不均生自土豪貴宦多[illegible][illegible]室
多財頗肥饒之區擅山澤之利富者[illegible]
又以餘田竄仕籍業貧民壯者役力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租[illegible]謂富人家既貧者官粟者也富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倍以相[illegible]貧者衣[illegible]下同夫羸牛馬痛哉近者有司立法共田畫丘共畝三品徵稅惜其付之吏胥高下在其心衆口紛喧尤為土豪扇搖欲壞而罷之職代而舉事[illegible][illegible]而輟[illegible]惜乎夫田均則事均事均則業均[illegible][illegible]當[illegible][illegible]之家則[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使[illegible]不過三日今[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百倍於往州郡以下吏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藏視為從常宜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集每立田主其辨肥瘠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定等分租凡臣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欲有定[illegible]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聖王遭之泰[illegible]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致富吾相自[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溢壞[illegible]萬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期十二渠俱理推之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稱曰王道去今不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周足力[illegible]則農[illegible]

水泉之溉督勸之警又出山澤使貧者得業如此十年家可使給是故禮教興而頌聲作矣

皇清王滙河工議

剏非常之典闢萬世之利受當世之謗而不辭者此聖人之事而天下之所弊也因地勢之宜拯一時之患隨處補救以為功於百姓者此豪俠之烈當世之人或能之余嘗縱觀歲中傳贊與圖有謂河源出星宿海者迂誕無稽論黃河之形勢者斷自禹迹始也大禹導河積石至龍門其經歷秦晉皆為峩嶺所束而無以逞其怒下此條注土堅水行地窪下匪廓有以容蓄之行無氾溢之患其鼓狂波而迅流濤者獨在中原是以龍門下瀉越孟津而有魚我黔黎沼我郡邑之勢治之者何策之尊歟或謂徙冀州之民當河衝者放河入海河定民安復禹貢之故道遺萬世之長策此不易之論也非常之舉黎民懼焉自非聖人疇敢有斷然行之而不疑者或謂多穿

潛渠旱則開閘夏秋下水洪漲則閉閘西方高門分河流其勢既已東南已為泛濫所趨復決水以益之其民賴其利乎雍冀因多鑿山嶺鼓巨壑之掌以闢龍門之竅若乃增修堤防治畢薄賦斂無窮從未有數十年之利者何也或又謂水刀未可與爭姑捐東方之地徐觀其勢之所歸因勢而利導之則刀逸而利永東方之地可捐東方之民可捐乎且所謂徐觀其勢之所歸者待以五歲乎待以三歲乎民仰衣食以為生委田疇於溫濕則衣食無資功成之日將索民於枯魚之肆已詎能枵腹號寒以待功成乎治之者抑何如而後可歟亦曰因地以治之而已其因地以治之者何也河在秦晉者則因秦晉之地以治之漆沮涇渭皆會於渭以同於河者也當秋雨霖霪姑暫塞下流使二水徐徐入渭渭水徐徐入河則在秦者治汾沁自西而已入於河者也兩漳水自西至東合而後

入於河者也自西入者壅之自東入者濬之分流者塞之合流者瀹之壅之塞之以遏其濤濬之瀹之以迅其歸則在晉者治秦晉之河治當不至建瓴而犯中原也河在徐兖者則因徐兖之地以治之淮之在禹貢固自入於海者也河之在禹貢自西而東而北分為九河同為逆河以入於海者也九河既淤砱礫一徙商世五遷其都河淮合一中原獨受其累經三代而莫有其策惟使河自入海不拘在青在徐也亦不必大禹之故道也淮自為淮塞沂泗汶洸之通於淮者而資其水以為運河之津則淮水不至壅衆流以上襄河水不至挾衆流以下冲其在徐兖者亦治治其上流則習坎漸進而有緩步安輿之態治其下流則地水成師而無倒戈反矛之患則中原可以安枕其在中原者復因中原之地以治之相其曲直曲者與為埽直者與為利也度其高下高者勿使平下者勿使瀦

也量其遠邇近城邑者勿使逼遠城邑者勿使溢也隨時補救隨處補救亦必有利於百姓焉此豪俠之事而當世之所能為者也猶有說者唐虞之世其會在午火氣漸微水氣漸消人事與天運相表裏此其時也然猶不敢純任天時聖德廣運勵翼羣工入黃熊於羽囿進崇伯之子於司空是以地平天成而有海晏河清之瑞傳又曰有聖人出焉海不揚波志壹之動氣也以志召氣在人而已又焉疑

陳芳生賑濟議

古來賑濟之道有三曰賑濟也賑貸也賑糶也賑濟者有散而無斂此惟大荒行之賑貸之法行於中荒之年大約春散秋斂出入皆以米穀者也賑糶之法出倉穀隨時價糶賣貯其錢俟秋成平糴此出陳易新之道無問小饑大饑未饑皆可通行故以三者較之莫善於糶莫不善於貸何也貸之者將來必欲還之者也輸納之際雖良民不無後期考績

之日雖循吏未免追呼此時雖似為德將來不免為怨而況民間貧富異其家淳頑異其性欲借貸者每係無業之人勢不得不責之以互保互保之後勢必諉卸其任於富者淳者未免有偏累之慮至其侵蝕之難察影射之難互則又勢所必有且秋成之豐歉未定則還倉之盈絀無憑故借貸之舉行之而善未必能如朱紫陽之社倉行之而不善竟等於王安石之青苗矣所謂莫不善於貸者此也若夫賑糶則不然穀出錢入既無事於追呼隨多寡為交易亦無偏乎貧富量時值為低昂無抑勒之弊鄉僻皆可搬運無不徧之惠市中日日有穀時價自不騰踴官糶不止民間之穀恐後自不安於閉糶錢穀相衡多寡之數可核既無中飽之患而又隨其現在之價值即可招來外運之米商賈利于速售則遠販日來況當貴而糶當秋成價賤而糴則斛斗必有盈餘雖無取息之名而有

取息之實益可佐將來之預備古來經濟名臣無不以此為富國足民之道而宋儒蘇軾賑杭州亦曰臣於浙中救荒無他法惟日糶常平倉米而已故曰賑糶之法為甚善者此也至於賑粥之舉則惟大荒之年為極貧之户不能舉火者行之拐腹而來果然而往其中透冒之弊似少然而設厰之處少窮民奔走以就食必有荒於耕作前後失據之患其弊一遠近聞風來者日多恐不可以為繼其弊二婦女老幼疾病之人不能匍匐以奔命其弊三人多必有暴露疾疫之虞其弊四故其為道能暫而不能久可散而不可聚試就祥符一縣之方廣計之南北百里其中為方十里者八十使以十里而設一厰當為八十厰矣每厰日煮米一石當去米八十石矣自二月煮賑至麥熟止為期約有百日當去米八千石矣此豈易給之數乎況設厰或未能多道里或未能均賑期或未可限則又

豈易舉之事哉故就今日而言賑法則借穀煮粥皆未確見其可行求其全利無後慮者莫如出糶倉穀之為便

俞森丹河用水議 查小丹河者原分大丹河之支流而小丹河兩旁所謂董下三郭等河者亦各分大丹河之餘流其始皆為灌溉民田而設其後北河運道涸始資小丹河之水以濟之以小丹河之下流通入衛河也至於董下三郭等河其最寬者止五六尺足深者亦不過三尺下流入沁不通衛河每年惟許留小丹河不許壅閼灌溉而董下三郭等河灌溉如故也至秋大雨時行以時安流山水暴漲則水高丈許從古留之使全入小丹河也今以天旱壅大濟等河之水高各渠盡塞大丹攔築小丹河兩受大丹河之全流暴漲衛沒已有隱憂而河之兩旁方廣數十里引水不敢擅用天行久旱而渥久經田土生瘠河內水田賦高數倍錢糧[illegible][illegible]民命

所繫本道雖無地方之責而目擊情形何容膜視

伏讀

皇上諭旨於衛糧彰德渠泉舊案有曰漕運民田均關緊要何以使衛水有濟漕運兼不悞民田灌溉等語又今年總漕部院題請五閘放水改於三月部

議覆

允行查渠否不悞民田流溉仰見

宸衷無時不以民生為念今丹河之水急濟漕運權時借用小民[illegible]敢怨咨惟是通融貴有定期[illegible]過急宜復舊且[illegible]擇處行原謂斗門折卸雖[illegible]已而今已盡折矣二分將董下三郊二河斜引入石斗門也而今已斜入并諸渠亦盡遏塞大丹河絕流矣若不明示小民以開墻之期用水之日則遑遑無定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出民命難支不特本道失信小民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從下達本道將何以副厥職將何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乞[illegible]定在漕運羈遲之日借水

通漕在糧船已過之餘還民水利飭令濟寧道一面確覈漕船過臨日期一面移行大梁道并撒懷慶知府即令丹河仍復舊制撒去大壩謹護斗門竝各渠口以為民田澆溉之資且以防暴漲衝沒之患又或水勢全注北河漕艘業日通行尾幫尚在遲遲而或於五日之中令濟漕四日許民間用水一日候漕艘過竣始寬水禁
則糧賦可辦而民生得安矣

跋

唐韓愈張中丞傳後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于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于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

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汴徐二府屢道于兩府間親祭于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于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粒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屠矢著其上甎

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嘗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

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顔色不變陽陽如平常遠寛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日月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宋王安石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葢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理

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也

呂祖謙書伊川易傳後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

獨易傳為成書傳摹寖舛失其本真學者病之某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讐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訂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更正其文字雖未敢謂無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汝能堯夫鄮山樓鍔景山方職教東陽迺取刋諸學宮

歐陽修跋張中丞傳後

唐張中丞傳李

翰撰嗚呼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為之稱述也然以翰所記攷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疏畧雖曰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然廣記備言所以備史官之

采也

元王惲跋東門市壓圖後

孫樵讀開元雜報至生恨不為太平人豈觧名文物嬌首拭目間可喜而觀可樂乎近閲東門市壓圖其風物氣習備見政和間流宕浮靡之俗然非盛極無以臻此此予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往往尚能談當時風物令人不覺有孫氏之嘆但二帝播遷已兆朕於此所謂治亂之迹接踵相尋也畫品則纎纎巧麗出内供奉手無疑亖可與夢華録互為之覧耳至元丙子二月觀于平陽寓舍夏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日連丙中節坐偶書於燕東開楊坊李黄門之故堂

吳澄題河南程氏世系後

大程先生仕金陵宋淳熙間祀于學既而有專祠既而有書院猶以為未也乃立五世孫奉祠

事再期而殤又以名幼學者承五世孫後先生為
往聖繼絕學而諸君子為先生繼絕世亦云厚矣
嗚呼曾是足以報罔極之恩哉二百年來受讀程
子之書人誦程子之言口說沸溢咸謂洛學盛行
嗚呼果有一人能明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
復續也若可幸道之已續而又絕也寧不重可嘆
矣
夫

明蘇伯衡跋汴京留守兼開封尹宗澤誥後右故宋宗忠簡

公發宮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
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
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士高延昭恃勢犯法公繩治
之不少假延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提神霄
宮不當公意乞祠不報猶坐貶奪職羈置鎮江宣
和元年以□年郊恩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

當時所被詰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遣易河朔帥守擢公直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秘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為副元帥暨高宗即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為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階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費恭許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遂以卒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諡忠簡先是公上休致之請而授朝散大夫致仕與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救方公歿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一忤權幸坐廢四年

及河北事勢危急始繇磁以援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廵於斯之時岌岌乎如以一縷之微引千鈞之石而臨萬仞之淵尚頼公雖老奮然自以身任恢復之事夫何起撲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見忌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于背而死茲非有志之士所為太息流涕者耶公既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慭遺耶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耶然蓋衰亂之來必生弭亂之材以濟其後公特挺不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不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没宋之偏安於一隅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者未可直以為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為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潢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幷官代之縣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

繫之實是歲之十月二十日也

楊循吉題綏菴西巡録後

侍御嵩南李公早居內臺以風力稱既而引疾家居者累年多讀書多究理備諳世故有志經綸登朝以忠鯁為己任訣別妻子不復留意家事及奉命巡關中大肅憲紀鋤強芟梗所至姦慝屏跡政蹟之美近所未有不幸為匪人所搆繫獄瀕死大冢宰三原王公西人也為之昭雪賴皇上聖明采納從謫嶺表而公之為御史其名由是益震凡世之秉賦剛直思嫉惡而不能者莫不慕之古所謂偉男子者公非其人耶公常言人無不死官無不休其存心益如此卒之求仁得仁以無負其志一何壯也西巡録若干卷皆陝臺所撰奏議多見施行不但忠肝義膽皎如天日而條陳明暢抑非儒吏之兼長者不能是則國脉元氣于是乎在豈直文字云乎哉公初謫過蘇詞色雍容險易不驚今蒙恩賜還可以

為君子賀敬書末簡
用達景慕之私焉

王恕跋耿氏家乘

右戶由乃盧氏縣耿汝明先生初受歷時所給公據是其領鄉薦時所受墓誌是其子清惠公為黄門時誌先生之墓者其文則豐城黄冢宰公之所撰也墓表是清惠公為都運時表先生之墓者其文則南郡楊文定公之所撰也先生恕不及見矣景泰癸酉恕以大理寺副請假西歸得拜清惠公于陝西行臺時公以少司寇節鎮其地明年甲戌回京始識先生之孫大宗伯好問時好問初登進士為庶吉士也計今已三十七八年矣兹又幸得與好問同朝頗相知以故稔聞先生出處德善之詳今由此卷覩之奚啻親見先生之面非惟起恕景仰之私且有以驗向之所聞者為不誣於乎人固有家世清白而子孫無聞望顯融者或有之求其父子相繼并著勲賢俱至尚卿者則鮮矣惟先生克承累世詩書之

業出際明時發身科第拜師儒之官遂教育之樂厥後子為大司寇孫為大宗伯累膺褒贈有光前烈世豈多得哉孰謂非先生德善之積乎矧大司寇大宗伯相繼登庸復有功德及人未可以涯涘測吾知耿氏之子孫嗣是而益昌大也

彭澤與李巡撫書略

魯齋踐履篤實出處分明薛文清以為善學孔子至於經濟之略見諸實用殊非淺學所能擬議又云當責之守令學職搜集先生所著魯齋大學竝性理大全所取語錄及家譜魯齋遺書併集奉臺下副提學憲使編校為全書亦盛舉也又云滙池月川曹先生少負奇質知讀書即慕聖賢之學修已教人治家事親率自躬行推之為霍蒲二庠學正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各有成就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兩典霍庠霍人事如父母既而卒於霍遂留葬翰林編修卓菴黃先生過澠池拜其祠詢其墓所僉曰在霍嘆

曰老先生一代名儒獨不思故鄉乎遂捐貲屬縣尹竝其子琇等移葬澠池又云澠池門祚衰薄遺書亦恐久而散亡矣録其所遺刋行之斯文之幸也

李夢陽題明遠樓詩後

夫握樞居要則意飄江湖處幽履閒則心懸魏闕所謂情以地殊音由感發者也矧登高作賦古稱大夫之才而采詩觀風今有監國之任者乎紀元之歲時菊載華玆筵是開四子邂逅於一樓俯喬嶽覽長河眷焉有感於斯遊爰各賦詩一首嘉靖元年秋七月也

皇清孫奇逢跋曹月川先生遺集

儒之統何昉乎堯舜湯文儒而在上者也孔顏思孟儒而在下者也治統道統原不容分而為二自分而二之始專以儒統歸孔子顏曾思孟尚矣周程張朱繼之獨此九人者為傳道之人其餘學術純粹有宋而後諸儒輩出續有訓述微分

正閏雖殊造各有自得而世代未遠羣言未定天地生民之命何敢以一人輕進退焉余不敏切爾誦書得良友切劘知究心儒業自董江都以至鹿江村得五十餘人彙成一帙標曰理學宗傳復慮其遺也又得輯安定崔後渠共二十餘人爲宗傳考以俟後之君子品騭而次第之近得靖修先生太極圖通書西銘達解洞徹微密直窺道之本源豈尋常學人敢望至夜行燭家規語錄錄本年譜諸經皆修身明倫保家正俗之要其進修之醇不於其言而於其行可謂體備用達之學固應宗列予宗傳錄中按先生嘗司教山右之霍潞四方從遊者幾千人賢者服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深達通紀曰本朝武功首闡誠意理學肇啓靖修遊大清極輯靖修得元公之學篤信好古距邪崇正今文清配享孔廟炳如日星先生之言行竟散佚無傳余甚惜之然皎月在天片雲難翳明珠在泥海

若雖私余固知先生之大也亦至遠丁酉歲通令天
弓張君以有事歸開視余校峰于正輯中州人物
考以先生居理學之首天弓曰是與賢豪地方之
羞也吾有之而不能守上君之責也明年複其遺文
八種刻成聞余請於子且託與大參雲程公興
學靈氣之意北固先生之靈與有以啟之河洛之
間聯丈丕變見集
之上其有鋤爭

題中州人物考

余來中州九年于中州之賢豪
長者同時而未不問或之不不能以善於鄉可知也
已往而我不識焉之不能尚論於古又可知也語
云甚稍乃是嗚其時同時此尚友古人可或斷斷
殘年山林上而多事偶于書或見者得百十餘
人一均之為人物上或以理學者或以經濟稱或殉
難而以節義或隱或忠有益而以直諒名或
居身不苟立朝有聞人亦不得以一節目之則方
正之同也此正當名數雖分而本源乃合第就其

時其地各成一品格所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或曰武與文則迥乎不同矣余曰不然文以經邦武以戡亂黷武不可黷文亦不可故益贊堯德曰乃武乃文智仁信勇嚴寧直將道亦相道也亦君道也若隱逸則不以文武著稱抱道于身未用于世世有不可必之行而我無不可必之藏所謂隱顯一致耳故敘列六科而以隱逸終焉是集也始自明代以世次為敘神廟以後成案未定慮有遺失故人不厭多在中州言中州存之以助一已之渺修且以備中原之野史 閻興邦

聖諭十六條直解跋

君道如天天處高而聽卑君居上而臨下所以子民者也子之則又教之是不獨為之君且為之師堯舜禹湯文武此數聖人皆以君而為師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其能養之復能教之以是風俗淳美太和翔洽而民遵於王路稱蕩蕩平焉後世君失其教民

亦日即於頑雖有象魏之懸月吉之讀止屬具文
豈能動其固有之良而俾之翻然勃然日趨於善
哉我
皇上聰明天亶始膺圖籙即兼君道師道而與民更始
爰有
聖諭十六條頒之天下臣自筮仕朝夕尋繹用以訓迪
一方為之提撕警戒蓋已有年惟其行之而必效
故奉拳服膺不啻典謨奉之而琬琰藏之及由郎
署登侍御三進秩遂尹京兆出入承明見我
皇上之學問日益深
睿製日益富片言隻字卓絕古今非臣蠡管所能窺量
惟沐浴咏歌之而已戊辰夏蒙
恩簡畀來撫全豫豫當天地之中堯舜之所廵禹湯之
所都文武之所布化宜其民不扶自直不琢自良
乃進一百七屬而問之未聞有撫桐致理擊壤興
歌者焉臣怵惕靡寧因語之曰此非民之難齊必

教有未至也向者筮仕時所以開導斯民者惟取
聖諭十六條孜孜勸誨其感人也最速而入人也最深
蓋嘗為之直解雖不文然愚夫俗子皆可通曉以
此著之令甲而詔其子弟則民知所從事矣諸臣
踴躍鼓舞行之恐後且付剞劂復俾臣跋其末簡
臣思大哉
王言如天如日千年不磨臣安能贊一詞然天至高也
而測天者人測之以渾儀日至健也而記日者人
記之以刻漏夫所謂直解者或亦渾儀刻漏之一
端云爾臣既以此此厲各屬即以此厲其民尊
王大法也守職大分也易俗大順也率是以往禮樂可
興刑罰可措而皆出自
聖天子之所須作君作師合堯
舜禹湯文武而為一矣

河南通志卷七十八